四書從信　五

漢書門
類 八五五〇 號 一〇五 函 一〇 架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五五〇 號 一〇 冊 二七七 函 一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50
冊數 10 (5)
函號 277 12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新刻錢希聲先生手著四書從信下論卷九

章旨○此章是夫子以質挽文之弊不必添中字全要見像他主持一世的深心不徒自審從違已也

夫子揭所從以挽文勝曰禮樂原有一定之矩無奈人心自為轉移先時人心之進向於礼樂者在今日似乎質朴簡陋之野人然進於是不進於華豈誠野人哉彼時人心之進向於礼樂者在今日似乎文采彰美之君子然進於華不進於寔豈誠君子哉○吾若用礼樂以經世也定經制叙倫常斷然必從先進而還元文元声之真俾先民為法守可與天下共添朴茂之真風乎則天下有存元化之野人即野人可也

益礼樂只一個何分先後自末流漸遠追思前制君出二截野人君子是依時人之意莫作時人之言講中并時人字渾渾不露更覓委婉只平平叙說不得着煞時言貶駁後進先進指夏商以上說君指文武之初則周文郁郁所謂彬彬君子說不得野人君子就文采可觀上見○如用之之語還是担當世道不止夫子一身用之便操礼樂之權而以挽回天下盖用礼樂以經世也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 先進是先時心向於礼樂的人指古先盛世言不必泥定周初說礼樂不專指儀節聲容包得廣但一段質然是礼樂雖然是樂○擬題講此何題要得夫子追想感嘆意全在於字轉神落題處先把先進二字挑剔將氣運盛衰衍幾語講中要見先王以礼樂持世世反足以轉先王之礼樂意。**野人也** 謂極其郁朴○擬題最妙是野人二字野人者純以真意用事閒閒乎于。即舜之與木石鹿豕的意思不但質撲未変要講得妖 **後進於禮樂** 後進是後時心向於礼樂的人指周末孔子時言 **君子也** 謂極其文采○ **如用之** 如字即君字承上節說來用之謂秉權而用以經世勿指用礼樂說○擬題君子也二句出題講須有關係有串洽君子只在物采輝煌可以耀世上說着力在如用之三字作者俱把用字說用礼樂說便死意味堂說夫子發鳳易俗斡旋世道說出衆君子支離之凡而思以一用立君子之閑則用之權爲可不審豈僅一講求之事已

如謂礼楽不可斯須去身就学境說則夫子何尝一日
從後進又何必曰如用之乎玩則字有断然不惑時俗
意却不說後進不可從口気自委婉
附名解○蔣屺瞻曰表記内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
周之質不勝其文以此推之則此之礼楽乃統論前代
當以虞夏為先進周初為后進夫子生当周末見郁郁
之流弊而慨然有虞夏之思又不敢指斥当代故不明
言何時而以先進后進喩其意

章旨○此章是夫子一時感触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
难之姓名籍之非限設四科之目也
夫子追思與难諸賢有感而嘆曰昔我之陳蔡也上下无
交二三子依依然不忍离皆羽翼吾道真之品今皆不在門

乎如此方合 **則吾從先進** 從先進只是從古不必泥定從文武成康之旧

(若)**禮樂**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楽興焉是故先王之制礼楽人
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
和安楽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郷食饗所
以正交接也礼節民心楽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
防之礼楽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楽者為
同礼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楽勝則流礼勝
則離合情飾貌者礼楽之事也礼義立則貴賤等
矣楽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悪著則賢不肖別矣刑
禁暴爵挙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
則民治行矣楽由中出礼自外作楽由中出故静
禮自外作故文大楽必易大礼必簡楽至則無怨
礼至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礼楽之謂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從隨也陳蔡二国名者字指弟子 **皆不及門也**

也回思陳蔡顛成往事矣○門人因記夫子所思之諸賢
以潜心之徳見之躬行為徳行則有顔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若而人以擬議之精敷之辞令為言語則有宰我子
貢若而人達為国治民之理而措諸設務為政事則有冉
有季路若而人蘊詩書礼楽之英而発其精粹為文学則
有子游子夏若而人今想其諸賢会集処立徳立言立功
之彦彬彬一時真足千古而夫子亦不知其厄陳蔡也思
之寧能恝然

周玉繩曰夫子與弟子相從患难自然有一段不能恝
然処了凡謂聖人重道不重情非也况不忘相從之雅
則定為其貧彼思聚楽之无由正謂裁成之無地耳朱
註自有包括在叙列四科非徒記十人名数亦不重品
第所長要見当陳蔡困厄時英賢畢集的光景固是一
時之所寔為万世之光

章旨○此章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或作
推原或作抑揚其詞俱謬
夫子深嘉顔子悟道之妙曰凡道理加一分辨难則長一
分精神若回殆非有助于我者也但于吾之所言胸中了
然只從一言中宛轉无尽无所不領会而已尔時彼境淵

不及門或仕或帰或没須泛說 ○**德行** 所学有得而見諸行 **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如淵仁騫孝牛謹弓簡 **言語** 是說得事理明暢磐磐不磨 **宰我子貢** 如資乎舜禹日月○擬仲弓言語宰我這様命題須此立徳立言作肖簡默如弓居徳行之終能言如我居言語之始兩賢各不相掩亦可以合符雖如此体貼亦要括陳蔡之厄意來 **政事** 是経畫區處有方民得其理 **冉有季路** 如藝足民勇治賦 **文學** 是博古通今有文采者 **子游子夏** 如絃歌東魯模範西河○一節擬作此節要從諸賢患难相從心事描写成文見得道大
莫容所欲叙者夫子而于諸賢无忌也設諸賢非從
夫子遊挟其徳行言語等以博取人間富貴固易易
何至困厄若斯而諸賢不顧也如此講方出人意表
孔子去魯適楚昭王聘之陳蔡兵圍之七日不火
(若)食弟子共與患难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 助是從疑得解於参質之会扶我無限隠蔽非助是嘉回 **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无所包未言說是心中天机自暢因悟忘言○讀題時作于无

然我神寂然何助之有、
總是深喜顔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猶云回不是助我的。乃是於吾言无所不悅的兩句会成一語。方尽形容。中間不得着一。何也。作轉語

章旨○此章首句要烹講。勿作輕提語。下句只把來做個証案、

夫子表閔子之孝曰尽孝於常易尽孝於変难。純哉其閔子騫乎。蓋閔子始不得其母。外人已知其孝。迨後母與弟為其所化。亦皆稱之。而外人之言始與其父母昆弟之言无間。是閔子之难。正以稱于父母昆弟者為难耳、

閔子之孝分明是大舜底様模。舊反重人言不是。間是間隙若有纖毫異同便是間。然非同声附和之謂。

衛武公作白圭之詩以自防其玷。南容每日三復之吟味、玩味亦以自防其玷。乃治心而非治詩者。即此一段精神真修省処。默〻與孔子印合。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非以其謹言也

此章本文只有謹言。不必深出謹行來。三復只是口誦心維意擇配只帶言之。世未有保其身如圭玉而不兼善世者。故觀尚德數語之間。可以持世觀白圭三復之心可以持身。

所不悅。猶云言言皆悅。无不悅者耳。便非。須要発不見其悅不見其所悅。而但未見其不悅。方深一層。不須贅其所以然。

子曰孝哉閔子騫 孝哉是贊詞○凝題此句題作者多倒講閔子騫。便失口氣。須顚題先把孝字着実発揮。下把閔子騫接住。如云孝哉非一身之孝。而全其弟并終身之孝。而并以全其母俾天下无中騫之父母者閔子騫方得家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人插外人不間是合一而无異詞。言是稱他尽孝之言

(考)閔子騫早喪母。父取後妻生二子。衣以蘆花。衣子騫。父覺欲逐之。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単。母得免。逐後待之均平。

南容三復白圭 三復是屢誦之不忘○凝題作此句題要先提破南容平生陶鋳之功。恭之有素。凡白圭皆之印證也。若因白圭謹言。亦浅之乎觀南容矣。堂云一日之間有所感触。則必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告此者非必其言之也。以為有言。即有其玷之理。死時可或置尔。如此方得。○**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之只重其賢可以進德

章旨○此章講顔子好學俱就心上寫。勿露不貳不幸二句。惜顔子有做諸弟子意。非絶望之詞

康子問遊夫子之門。皆有志於學者。然其中果孰為好學乎。孔子對曰。吾門有顔回者。蓋知學之味。而好學人也。惜天不祚之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未有好學如回者不亦深可惜哉

章旨○此事才不才二句。泛言。勿露回鯉。出下文以鯉方回。見情不勝理。

顔淵死。家貧無槨。顔路請夫子之車欲賣之以買槨。蓋不酌可否之宜也。○夫子以義止之曰。汝以此請為篤於子耶。不然也。夫人有賢而才者。有未賢而不必才者。以父視之情屬天親。亦各謂之子也。而安得有異視。向鯉也死亦僅有棺而無槨。吾未嘗徒行而賣車以為之槨以徇愛子之情。則何也。以吾常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以損朝廷之威重也。今汝之愛回。亦猶我之愛鯉可矣。何以槨為

李卓吾曰。賣車買槨之言。真可發笑。分明說為之槨。欲以命車為槨也。蓋以其子有王佐之才。生不得沾一命

(考)大雅抑之篇。衛武公為謹言而作。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弟子及門之士 **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 好學是心嗜乎學。宜泛說 **不幸短命死矣** 短命是三十二而卒 **今也則亡** 今只就弟子中說。聖門學者甚衆。夫子豈誣埋没諸賢。弟諸賢不能変化氣質。猶是知之者未是好之者。故獨答以回。所以儆群弟子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 顔路淵之父。子之車是孔子為大夫之命車 **以為之槨** 槨是棺外日槨 ○**子曰才不才** 才是肖子。不才是不肖子只泛說 **亦各言其子也** 言都叫做子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鯉是孔子之子無槨是不徇情以乖義意 **吾不徒行以為之槨** 言不舍車歩行以為鯉之槨 **以吾從大夫之後** 從列也。謂嘗從大夫之列。出入猶詔於国 **不可徒行也** 謂不可損朝廷威重

之榮故欲以此寵榮之耳此亦世路常情正與子路以門人為臣一般若欲賣車以買槨門人且厚葬之矣使不能買一槨矣夫子看得自家與顔回俱是木鐸中人師道與君道並重教澤與治澤齊長何必又假此

章旨○此章重一天字見淵死而道統絶天寔為之故曰天喪予註若字勿泥

顔淵死而道統喪矣夫子為道而嘆曰噫吾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以道之絶續為死亡回死則道亡予雖未亡而實已亡矣天之喪回其即天之喪予乎其天之喪予乎

昔顔淵一身斯道所係不幸早死夫子哭之過於哀而慟焉為回也寔為道也乃從者曰夫子之哭殆已慟矣蓋欲其節哀也○夫子曰吾之哭回果有慟乎○如果有慟即以夫人之死吾道所由絶吾悲乎道自不得不悲乎回若不為夫人慟而將為誰人慟乎聖人哀中其節也如是

重夫人二字夫人即是予即是千古絶續的人哭死非為生與哀係古今豈无益之悲哉

顔淵死門人以淵之賢非他人比議欲厚其葬具以葬之知尊賢不知安貧非回意矣夫子止之曰貧而厚葬于理不協便于心不安殆不可矣○門人不听竟厚礼葬之○

（考）顔路名無繇字子路為魯卿士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子回　鯉孔子之子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闕里志鯉生于昭公九年既長魯昭公以幣聘之稍疾不行　棺槨附身曰棺附棺曰槨有底曰棺無底曰槨　槨开堅

顔淵死子曰噫（噫意傷是噫痛聲）天喪予天喪予（此二句是重慨嘆意）

顔淵死子哭之慟（慟是哀之過）從者曰（從者是門人）子慟矣（欲夫子節哀）○曰有慟乎（乎字不是不自知的是詰問之辞）○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人指顔淵）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門人是顔淵門人欲是將然而未然厚葬兼衣衾棺槨墓壙在内）子曰不可（不可是止他安貧之義）○門人厚葬之（是不從不可之

夫子責之曰回之于我蓋平日視予猶父也予今日之事猶以非礼遺以不安是予不得視之猶子也然此非我之所為也夫固二三子之所為也所以令回不安于地下者責有所帰矣予何負於回哉

章旨○此章人知生字不知一能字知字正是以良知良能提醒子路將敬鬼不越于務義之中而夕死可必於朝聞之後註中是教子路以寔地用工断明始終語勿太拘滞此從未死人有此見解

季路問所以事鬼神之道夫子曉之曰莫明于事人而事鬼為幽苟未能事人而欠彌要祀之不誠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又安能事鬼而使之来格来享乎又敢問所以死死之道夫子曉之曰莫始于人生而人死為終苟未知生而哉形尽性之有参則生為未順即死未寧又安能知死而得其体受全帰乎子誠求之事人知生可矣

全旨○一時気象千古神情思剛傳道自是註脚下盤旋語頭正須活看顔愚参魯未聞以剛称只渾然説

此見聖人樂育之心也閔子與群賢侍夫子之側閔子気象則恭勝而英気内含誾誾如子路気象則理直而浩然濤発行行如冉有子貢気象則神完而磊落不群侃侃如

言）○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視字作待字説猶父指平日以道義視夫子言）

題視予猶父非以情言乃以道言其服膺之恍既善継父志請事之敏能善述父事死言不悦不啻承歡語之不惰下啻唯諾如此講方得神脉

予不得視猶子也（此句指今日厚葬言是自責寓責門人意）非我也（辞其責於巳）夫二三子也（帰責於門人倶指葬言）

季路問事鬼神（鬼神是山川五祀先祖之類）子曰未能事人（事人如事父兄長上之類）焉能事鬼（人且未能事説甚麼事鬼）敢問死（欲知人所以終道理）曰未知生（知生如知天知性之知）焉知死（生且未能知而无深説甚麼死而不朽○處題要知事人則鬼不必禱以鬼即人也知生則死不当輕以死猶生也子路失身于季氏死难于孔悝皆其未能未知処故夫子竅之分明早有以提醒之非不有以告之）

閔子侍側（立夫子邊傍）誾誾如也（誾誾不必説剛気不露是恭勝而英気内含）子路行行如也（行行不必説述剛是理直而浩気濤発）冉有子貢侃侃

諸賢各着一気象各率其性之所近夫子則於此中会諸
賢之景趣合為一身之気味故楽○然子路終是英気人
夫子又為之慮曰若由也太剛必折似有不能善死之
渥苦然可不変化気質挫其鋭以就中和耶
三如也是就他気象各奠寫他神情出来子楽就是夫
子的神情即一堂之上有千載之契初不着意念其間
造化宝成而天心淥子孫衆而祖父家群才滙而圣人
喜若夫他日足以傳道継圣心所不忘此際不須挑着
全言○長府之作魯人必自有説激則必成議或可此故
閔子直作問之之詞絶不触犯魯人夫子直賞閔子并
不指出為長府事且見救時苦心
此圣賢難魯之心也魯人作丘乘行税畝周公之制更変
已甚今又為長府非専改一長府適以為小人歛聚之媒
閔子孫脊後之漸○閔子騫有激而言曰国家事非甚不
可已未有起而軽議作者第仍其舊又何不可何必狭小
前人制度而改作乎○夫子聞而嘉之曰士君子非言難
而中理难夫人言不妄発言必切中事理有関民瘼国計
使相沿之敝習而不知者一言提醒如綫之法変而幾尽
者一言必留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如也 侃侃是神完而磊落不群不必説剛気火露倶兼言貌就好辺看 子楽 夫子于此中会得各人景趣即合得自身気味故楽○凝題子楽句作者多依註楽得英才而教育之便不覚塲此是夫子太和気象是大造之吹噓也非若四子之恍可以形容而得如此発揮極到○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非向語由亦不是戒由乃就歓喜中述慮他欲他就于中和耳然者未定之辞

魯人為長府 魯人指魯国当事之人為是改作長府是藏貨財者 ○閔子騫曰仍舊貫 仍是依旧貫是事 如之何 如之何言如何不可 何必改作 何必是必言不当改

○子曰夫人不言 夫人指閔子不言謂平日不妄発言 言必有中 言不必寔指長府中是合那国計民瘼之理○全旋此題当主圣賢同愛魯土立論夫子之與閔子正欲魯人听之也非止稱閔子中字與魯字相應非空〻中也直多補救意然圣賢口中未嘗説一魯字作文須要尋寫他冷語意思出方妙

（考）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魯昭公初與郈昭伯謀伐季氏居長

魯人指当事者稍入賤詞此書法冗散歧之四有其哉
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大早攻之太鋭不忘以止之
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旧貫之
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
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固如此
章旨○此章総是造就子路意子路当位儘高但病在気
質用事故夫子摘鼓瑟一事做之
此始終以中和鑄子路並子路氣質不足于中和太于当
鼓瑟以做之曰丘以中和為教是丘之瑟由之不中不和
是由之瑟也奚為于丘之門而鼓之蓋欲其從心上做工
夫不重在鼓瑟也○門人不敬子路遂從現由于瑟奚夫
子曰二三子定度理由也由已造到正大高明之域璞乙
登斯道之堂矣特精微工夫尚欠只未窺室中奥耳由堂
入室僅一举足間矣由可忽乎
夫子別其瑟為由之瑟峻其門為丘之門只以由字丘
字相照不必増入北鄙中和等語矣為二字分詰其瑟
○音之所自来使由知所自悟原是做有語不是鄙薄話
○堂是明顕處室是精邃處入室即在升堂中不是二
截重升堂上要味矣字只気未入室無既曰未有旦暮

府事不克奔齊昭公薨於乾侯季氏恨其為公發難之地而変置之與作煬宮溝墓道意一也

子曰由之瑟 瑟是瑟上発声必帥則声自和○凝題此處只自従由発脉從生情要状出皆暗指討日暘方妹如云一搏一拊究其由也一節一奏激昂之由也既成其為由自不得不成其為由之瑟矣作文須處〻翻弄 奚為於丘之門 氣不足於中和殊塗与丘不相似欲其従此退自有省変化気質

○門人不敬子路 不敬是忽略他 子曰由也升堂矣 堂是高明之地升堂是借言季已造于高明地位 未入於室也 室是堂後深奥處未入室是借言未入于精微之閾

（考）瑟 瑟是楽器庖犧氏所作本五十絃後折而用二十
五絃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謂
冉有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
必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郷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
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

可知意此亦奨進之詞

章旨○此章分明一中字。却不曾露出。講中亦唐含為妙

子貢平昔喜問。更孟門師商識趣迥別。看夫子許在那一邊。及聞過不及之論。亦知対中道而言。故意又把師愈請問一句。討出抑过的消息。而道理了然矣

子貢見師之才高意廣。商之気局狭隘。過太不同。故問師與商之所造。果孰為美。夫子許之曰。夫人造詣各得其性之所近。師也本其高職之資。而馳騖乎廣。蓋过焉者。商也本其謹守之資。而拘束縄墨。蓋不及焉者。二子之所造。若此○子貢亦知过不及都非道。然或意过者差勝也。故曰然則師之过其差勝者與○夫子抑之曰。道不可过。稍过便非易知簡主之妙。卒與尺寸拘常者同帰之不及而已則師豈愈於商乎

附名解○春秋時偏狂自恣之徒。喜為異論。多流乎过而不知過之害。道自下。不及。夫子深有見乎过之為害而非徒律以中道已也。意要識

章旨○此夫子声大義以扶周公也。不以求則季氏不惧。不鳴鼓攻求。季徒頑宾而不惧。倒不重責求上

周公魯之先君。季氏以魯之大夫。而富過於開国之先君

由也。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乎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師商所造。誰為高低。正欲求道之一処 子曰。師也過。子張是寛綽的人。當透頭些。故曰过 商也不及。子夏是局促的人。欠缺些。故曰不及○一句撥題。並貢也。而分量異。或鄰于高明。或鄰于沉潜。而隠々各有其初。與並非謂也。而欲入殊途。或得之発揚。或得之收斂。而離々蓋過其 ○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須知此謂勿露貶斁語 承上来。愈是勝○子曰。過猶不及。言其失相等也。看一往字。正重过一邊○擬題逞庸。縈以之暁明。凡令治々者擬。而归貴可暁明太露正。縁造詣之未純。而進歩時之抑。張過多策先前之才。太凡今恂々着望而息流独計才力太保迯関涉卷之未到。而意至時之意。消不必但重謂道之離道症。似不及自見矣。能不及非似和及也。隠見得过之病。擬謂之不及耳

季氏富於周公。魯侯宇周公之国。宜宇其富。季氏以大夫。而侵奪周公之田賦。以肥其家

非併于踰制。並不容誅矣。求乃為之聚斂。而附益其富。豈斂不是額外加征。只是多取些。蓋聚斂正附益之由也。季氏之悪。周公所必誅者○夫子体周公之心。欲行周公之法。故深責曰。非吾徒也。蓋謂吾徒自知公義。不從助也。門鳴鼓而攻。蓋謂公論当在人心。即有一求為附聚。自不容也。此聖人抑強扶弱公意也。所以扶周公也

周公豈富于財者哉。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于魯侯。故言富于周公。只一句便是春秋書法。季氏之富。從何来而可附益。季雖不富。亦不可益也。縁仕之術未經。總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聚置調度以為職分当如此。是甚見識

章旨○此章重在欲其各矯其質之偏。四子不可十分説壊。他蓋人在気質中。其偏處多不自知。難多自護。得明人一點破。変化不難。此聖人化工。四子處

夫子以為二三子之気質。不去无偏。而所以変化之者。季也。知者長于通変。柴也真樸未散。欠貞治而変。蓋知常不知変。古之愚人也○参者易於達。应参也賦性遅鈍。欠机類便捷。盖已百已千。魯人也○立誠者少詞華。而師則务外是務。非精確之威儀。也偏于辟○対季者遠郷俗。而由

故曰富于周公○原顔朱。把周公季氏何人。兆則轉入富上。而季氏自有定罪。不可追魯周公之国衡。季之季氏只有公室之禄。仲傍之富。悉帰私家。而公室反貧。則是家臣。而諸侯也。日富于周公。正著其窃国公之国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是代謀。意聚斂。非法外加賦。只是暴賦税之意作亡。要征宄督責大急也。附加于其上之謂。蓋増也 子曰。非吾徒也。徒是徒弟。乃吾門中也。言非吾背所為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鳴鼓是声揚其罪。小子家使人共暁得。攻是責備之悪○擬題以鳴鼓当征誅。正以代周公之子孫行周公之法度。人曰此鼓為冉求而鳴。吾則公日此鼓為周公而鳴。誅罪之鼓不聞于公朝。而倡義之鼓猶聞于吾党。周公其不衰矣

柴也愚。愚是拙滞而不变通○参也魯。魯是遅鈍而欠敏捷○擬題参也句可把敏字排出魯字。鬼心之人。才大一觸而即露。而参政不欲急露也。涤心財会諸猶贵一往之精神而后乃劉杰而妙。辯方于魯○師也辟。辟是開張。字有体会。而少誠実○由也喭。喭是粗俗而不細膩

則言勤翹翹非和順之氣象也偏于辭四子各隨其偏以歸于中焉

此章不是聞已評論各人此他指個病痛然識病便是藥愚者肯庭通明亦就在愚中翻出魯者發力磨磨就亦就在魯中得來辟去華以就實何眞純之不可逾喭去由粗以入細何禮樂之不可文

所各雖〇愚魯辟喭正是四子本相人惟留得本相在所以不入鄉愿大抵受病之處即受藏之處後來愚而智終可指其物而名之曰柴也愚云云〇此必夫子平時零碎設論門人彙記于此故不用子曰字絶首一

章旨〇顔子入手處便自消融故聰明意見色色俱化作他外境物條如不相涉夫子要把此來做子貢日前之學化他習心耳屢中正要着屢空二字試把這種聰明二回想到屢空光景縱饒过人聰惠也消容不消撥

夫子稱回以勵賜曰心体之殊只是情識忘与未忘皆向也仁不違于三月其心体氣亦廉儿乎而以視天下之物又一切可空也盖若先若虚之腑以空于世外者即空于

（考）柴 孔子弟子姓高名柴字子羔齊人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礼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彼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断足吾自取之獄將决而君愀然不樂見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

子曰回也其庶乎〇庶近也 **屢空**〇屢空是空世味并空道味正是庶乎處〇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命是天命不安受天命便有世味未忘意貨殖是貨財生殖

道中此回之所以庶也〇若賜則不能安受天所賦之命世味未忘至于貨財常生殖焉則不如回之空矣即其意見之明中于世中者便遠于道外此賜之億也所以愈遠貨之殖也能去其億者就其空者何不可以近道哉賜盍勉之

〇其庶乎自是近道然須淡漠無爲易云顔氏之子其庶幾乎口氣同屢空只就他庶乎處点綴其光景像然一如此〇命字不可拈出庶辭不受命浅浅看貨殖只是富不必添求字億則屢中聰明人受病在此可以驗業處亦在此看則字轉下口氣還說他好處然意中却要破除他這病億字活看不必指事說

附名解〇張彦陵曰此章不必填道字亦不拈出本章命字兩兩閑說意則是賜之歛其聰明以如回之庶一由庶乎說到屢空自內說出一由貨殖說到屢中自外說入

章旨〇此章要想問答的口氣不是評論他不践迹二句此只就善人一時模樣說非限他究竟也

子張問善人所以爲善人若其道何如子曰善有規矩繩墨猶迹善有精微閫奥猶室善人天真渾全資禀近狂獧

億則屢中〇億只是猜料字不必添出事字謂當理也〇个擬此章總見両人各有得力處不抑拘泥貧富上論使微心而但以貧乘將委之迷誣道之貨乎使完品而必以富輕將性天果困窮之見乎即使回今日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吾知回之爲回即其屢之心在即貨殖固屢空耳即使賜今日梯枯藜杖彈琴而歌先王之風吾知賜之爲賜亦自若也億之心在即屢空固貨殖耳

（考）**貨殖** 貨殖傳云子貢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子張問善人之道 善人是資質本善不為惡的人道字虚看

子曰不踐迹〇踐是履迹與跡同此借用字當作成法看〇擬題此題迹字要看得精須知圣賢原無定案今日拟之則新後日仍之則迹人心亦無定局此念會之則新彼

率其善念以行，并不模倣聖賢舊迹，如千古必無踐迹之聖賢也。但其不踐而皆符節處，未能精細貼入耳。吾謂善人可以接聖賢，正以其不踐迹也。

道字虛看，乃問道之在善人者何如，非問其品格。全以善字為主。夫子思聖人而君子而至于善人，孟子論善人而推其造於大美聖神，可見善人為作聖之基，非特質之美而已。若入室則善化于無迹，不踐迹則從入之有路。特在孝而已，一句直下，勿添一轉。

夫子戒人取人以言，曰人知其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信。若因言論篤實而與之，曰此誠敦朴士也，焉必其言與行相顧，為有德有言之君子乎，抑能言未必能行，徒外色之莊重者乎，安得以言概與也。

抑揚重疑在色莊一邊，玩者乎二字婉婉寫出，使人知口角之間，無關操行，意但勿看做小人。

全旨○此章夫子之教二子，機抑使默移于不自知，若不説行上商量，便有許多碍處。前答問由在前，后答問求在前，亦所疑者退也。

念翛之則迹不踐，字亦要看得活妙。於摹古者，今人不踐前人之迹，乃于蹈虛者，即我亦不踐我之迹。作文要會此意。**亦不入於室** 不入是未到意。室亦借用字，不要看作聖人之室，只是善之寓於精微者○擬題不入室就在不踐迹上看，而入則不止為善人。不踐亦不入，合來正想見善人的造如此。開亦字極透，然但就一時規模説，非謂他究竟不能入也。

子曰論篤是與 論篤是言論篤寔。與字有信其素行而槩其終身之意。**君子者乎** 君子是心口相符有德的人。乎字是疑詞○擬題此題一乎字已含有下句意，要發不可盡信而勿露下句意為佳。此言多必躁有言者不必有德，聖人未必顯見君子而深嘆言語不足以盡君子也。**色莊者乎** 色莊是外面假粧篤寔模樣。

附名解○張天如曰者乎二字雖非定案，亦不得遂認疑詞。論篤中未始無君子，政是隱隱關心的語氣，不抹殺君子，則疑案反是定案，若一味抹倒，則色莊句亦贅矣。

此均以善行裁二子也。子路問有所聞斯即措之而為行。諸夫子知其意在遽行也，曰凡事有父兄在，須去斟酌義理，審量時勢，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夫子知其意在難行也，曰凡有所聞即宜措諸行，不宜停待。並公西華疑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則曰有父兄在，若以為當斟酌而行。求也問聞斯行諸，則曰聞斯行之，若以為當即行。赤也疑其皆聞則當急行，而夫子之答獨異，敢問其所以答異之故。夫子曰求之資禀過於柔而退也，故鼓其退怯之氣，而使之決意于行。由之資禀過於剛而兼人，故吾抑其鋭進之心，而使之詳審而行，退之亦是進之。退其兼人也，非退其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為可而不敢，有父兄在不必泥定禀命，亦是要他取裁意。擬亦之問，意重在疑由之獨緩上文，意自有低昂，非兩平語。一進一退，總是要他行得恰好，不是一鼓其行，一抑其行也。公西華一問，却少不得。不因此何緣見化工二子之妙。兼人猶云加倍于人，益一人兼二人之勇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聞斯行如所得一件事，即便去做，意重在必行一邊。**子曰有父兄在** 夫子抑他言吾人有父兄之模範在，有父兄之規矩在，言不得率意而前也○擬題要知在字中含有兩意，又要根行字來，方是題脉。彼父兄念頭，誰不欲子弟居人之上，但何以行合其襃，那父兄有深心，慮在焉。**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如之何，行是決；其不敢輕行意。**冉有問聞斯行諸** 此冉有問，重在疑其不可即行一邊。**子曰聞斯行之** 此句是決其當行。**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 此句與求之問一般。**子曰有父兄在** 此句與於求之答意。**求也問聞斯行諸** 此句與由之問一般。**子曰聞斯行之** 此句與於由之答意○兩段擬此題要重由一邊發議，見得由有父兄，求獨無父兄乎，求之父兄獨異于由之父兄乎。不可説破，若説破則公西華不消問矣。**赤也惑** 赤即公西華之名。惑是疑他答之異○擬題此題須休貼惑字口氣，勿涉敢問語頭，當云均一問聞斯行也，夫安見由之父兄特嚴于求，求之父兄特寬于由也。須如此挑剔，方像惑字口吻。**敢問** 問是問他答異之故。**子曰**

夫子為匡人所圍有戒心于匡時顔淵相失在後及其至也夫子喜謂之曰吾以汝為犯匡人之鋒而死矣今幸在耶顔淵對曰回知斯文在兹匡人不能害而夫子在也回亦以道為重何敢輕于赴鬭以犯匡人之鋒而死乎回其審于處此、

姚承菴曰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于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顔子知夫子必不死于匡人。可見圣賢自信處。

章旨〇此章以道字作主。季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又言其有入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阻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亦人品表表者。其德業聞望。亦可謂之大臣也與。〇夫子曰。吾以子必卓然自異于流俗者之問。曾乃以由與求為問。所問何其卑耶。〇夫所謂大臣之品。貴維陳善。惟以道而格君心之邪。苟如其道不可行則抱道而退不以禄位而有所係。方是大臣。非求矣。〇今由與求據其任事之材。亦可謂供其一臣職矣。〇季子然又

求也退退是退縮不前故進之進之是振他勇往去做一由也兼人兼人是有過人之力量故退之退是抑他銳進心

子畏於匡畏者為匡人所圍而有戒備之心顔淵後後謂相失在後非後至子曰吾以女為死矣女指顔淵死指犯匡人之鋒曰子在深幸夫子文在茲子在即文在〇擬題要知勿依舊慶幸有所依歸說此子在即文在。亦是天之未喪斯文也木鐸之振鬭知之統盡于一在中矣此在不言之表有相照處。作者須得此意回何敢死敢何敢死是不輕死有処生與共意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問二人德望可叫做大臣否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異者謂常求從然自立不苟同于核家可特舉以非諸公的人非以常臣王佐言與適長子然矜大之志矣曾由與求之問曾猶乃也抑二子止所以抑季氏也所謂大臣者大臣以品言不以位言以道事君道是仁義之道

曰二子既非大臣則凡主之所欲為者。皆將唯唯然從之而一无所可否者與。〇夫子折之曰二子從之之処或有之若弑父與君而犯天下之首惡。吾知其決有定見矣。有定守。亦必不從之也。然則二子雖非大臣而品已卓然矣。

子然原不曉得大臣。只認有才術有氣魄。可皆入用得大加斡得大事的便是。〇異字影下道字。虛說正心正身提然有以自見。總是與凡不同。曾由與求句。且勿說不是大臣。〇以道正是與処以字要玩。言只有這件更无他術。與格心宣猷二件。勿說做諫臣模様。不可是道不可行止則奉身而退。決不苟祿。非以身殉道処。非二魯。〇具臣乃知效一官能辦一職也。着得僃臣數的。非兄其素餐之說。〇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夫子危言以折之。可以落好雄之膽。由求之仕季氏。作田賦則從伐顓臾則從旅泰山則從。所不從者。特弑父與君耳。故曰具臣。

〇此章只重一者字。使未季者仕。是為妄矣。後以仕〇宰。又為妄對。忠不明。乃交之理。故兩責之。

子路仕于季氏。欲使子羔為費宰。費季私邑也。宰者欲上不負卑下不負季。甚难柴也愚其才不足以應變明矣。

有格君心之非意不可則止不可是不從吾言即是道不可行止是去而不仕〇擬題此題要請得冠冕帽切季氏上見得君有大與礼樂是也大臣者守大典也君有大权征伐是也大臣者當大权也旺衡時事扶植綱常直以一身當其任犬臣之與ヒ以此耳如此〇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是說請方折得季氏倒亦具備得一個從政之臣但不是大臣耳〇曰然則從之者與然字承上與非大臣說從之是從君非道之欲〇子曰弑父與君道非是逆道之大亦不從也二子豈肯為之言雖小事未必不從若這大関节所在亦決不從也亦字可味

〇季子然平子意如之子桓子弟也子然習見其父遂昭公常懷不臣之心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使是若令他使為費之邑宰〇擬題射文多謂費难治借羔重厚以化元甚意味盖季氏借費邑以為強子路深得夫子墮費之心因子羔宰成化衛俱有東声故使羔為宰亦有傾季維督深意勿太貶羔子路〇子曰賊夫人之子賊是害縱人已有妨

毋必至于自賊。○故曰賊害夫人之子。謂其幼于政治也
○子路使為之解曰：毋謂仕不関于学也。邑有民人宰則
治之，邑有社稷宰則司之。即此是学，何必拘拘于章句然
後為学？格物窮理之学也。則我使子羔非賊之也。○故夫子
責之曰：天下有其事似是而実非，其言近理而乱真，因是
之故，吾所為悪夫佞者。観此而仕学之序可識矣。
【証解】○或人有丧兄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将為宰乃哀
則其朴質之資，素孚于人。子路見費数叛，難治，故挙之
宰言。○抵是至資用世之心，更无別念。要重居則曰一節
為主，以此言不該為勝知夫子言毋吾以求之俟君子
赤之為小相，点之異三子，俱是謙処，使由之率爾便不
謙，故可哂。且陖ヒ俱要似諸子之言志，見景為得。
其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于夫子之側，正可以将抱
負而觀經綸之期矣。○夫子欲挑四子之志，故先誘之曰
以年而言，吾雖少日以長乎爾，然爾無以我長之故而
难言，尚其有怀，必吐可也。○且爾平居自負則曰人莫知
我，故莫之用耳。假如有知而挙之，計必有以副人知者，将
以平居何等襟期来應也。
四子侍坐，直以宮墻之槐字当師旅之後，先以四匡之

意夫人之子指子羔 ○子路曰有民人焉 邑有民人宰則治之 ○擬題 民人二字要分諦知宜民宜人是二様民是庶民人是在位者助作只前似一件要看下○李字意非方是 有社稷焉 邑有社稷宰則司之社土神稷穀神 何必讀書 何必是决辞讀書是拘ヒ章句之末 然後為學 治民事神便是寔学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是故承上文佞是口狀的人分寔是指子路

（考）社稷 疏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谷之神祀以為稷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継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侍坐是侍坐於孔子之側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以字有所拘之詞日是謙言尔指四子 毋吾以也 毋吾以欲忘分尽言 ○居則曰 居是平居○擬題用世之年若追幽居之歳月自慨平昔動念当世必

行此当一堂之吁咈，便有師庚道寺意。○毋吾以。只教
他尽言未知言，個什麼平方知教他言志。○居則曰
句是歎後語，乃自負之意，非怨人之詞。何以是問其平
居打点把何等本術去應人知，非必問其人知後何等
設施也。
子路遂率爾而対曰：自覺无以哉，惟是千乘已是大国，則
動相掣肘，又攝乎大国之間，不得自由，是势难。且師旅則
苦於調發，饑饉則苦於餽餉，是時难。今知由者使為之，精
其訓練，豫其教誨，比及三年之久，可使有勇而敵，且知
方而向义也。與何虞大国，何畏兵荒哉。夫子窺見他有凌
駕当時人才之意，故哂之。
率尔二字着眼看他言志歴ヒ抵掌，一片难似一片。○三
年可使有勇知方，才累甚偉。使字有力。且字有無重意。
子路視天下无难事，真有凌駕一時人才氣驟付之一
哂，所以折其自負之気也。
夫子継問求：志何如？対曰：求非敢于大国而治之，但方六
七十里小国，或五六十里尤小之国，地小民寡，則抚循易
徧。如有知求者，使求為之，遵其生养，节其費用，比及三年
之久，可使民家殷戸裕，无憂不足矣。如其於既富之民教

其春之最熟者奈之何以言諦也若蒼穷苦辯抑不平語便非圣賢商量意吻 不吾知也 不吾知是人不知我自負之辞 如或知爾 如或是後若知尔與上知字相應○擬題重在知或二字要虛背士不能必人知亦不能必人不知如或知之賣卜之求忽從尔而及尔且以為何知遭乎 則何以哉 何以言何設施 ○子路率爾而對曰 率尔是急欲自見其才勿説坏他 千乘之國 大国之兵賦頗 攝乎大國之間 攝則旁連牽制有所束大国尤大于千乘間是当其衝 加之以師旅 加是重有意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師旅不作大国來侵 因之以饑饉 因継也谷不熟日饑菜不熟日饉 由也為之 為是為国授柄内兼政教二意 比及三年 不有待時及意 可使有勇 勇是能親上死長 且知方也 方是方界意坐作進退之法○擬題必知方而勇纔有用処彼弱国之民以不勇敗強国之民以勇敗多由未知方知方而勇不徙任氣而任理則国家有勇之利民心无勇之害有勇而方不至有体而无用則知方之固元氣者兵卽吾農而方之張神氣者文可為武知此発題継是率尔情状 夫

之使綱常倫理処処秩然有序是礼譲大維和足楽如此礼
陶楽淑之大化則俯有所俟而從容經理耳
可使足民富之為教之地耳有能謙譲礼楽亦暁得礼
楽不可无但力量只到得此君子指身脩礼楽的人勿
作俟亦説◎
継又問赤之志何如赤対曰礼楽君子之事赤非曰已未
之但願学之以習其事焉由是行其所学如宗廟之事以
祀祖考如会同之事以見辟王此皆礼楽之所寓当斯時
以服則玄端以冠則章甫亦願為小相処於君之後維容
于朝佑礼楽中或可増重王国乎赤之志如此○継問点
之志何如点于承問之時鼓瑟方闌歌而鏗尓之音猶未
絶響遂舍瑟而作気象之從容則自然之礼楽矣乃対曰
三子皆志于用世君点則異乎三子之所具似不可使聞
子夫子也夫子慰之曰志雖不同何傷乎亦各言尓之
志而已点乃言曰点亦悪乎志哉当今暮春和煦之時天
塊召我以佳景矣此正穿夾衣時候春服既可以適体矣
吾将與冠者偕焉取其豊而可與聯吾得五六人焉可吾
将與童子偕焉取其真而可與忘机得六七人焉可沂可
浴也相與浴之而情寄之水舞雩可風也相與風之而情

子哂之。哂微笑也即哂其率尓○擬題勿太貶子路子路承知尓之間不覚平生抱負之志吐露
始居将睥睨宇宙縦横惟己此行行之習俯在礼楽
之文未化処故哂之盖嘉其英気粛
于天壌而哂其未気勃于未粛也○**求爾何如**問是
志**對曰方六七十**方是将六七十是小国**如五六十**如是或五六十是国
充小擬題是自己度量言何必以六七十見如七十
降而六十而五十倘亦任使而後僅堪中才之驅策
求也為之為之有關節源流意**比及三年**三年亦考績期**可使足民**足富
是○擬題足于是充満之意有家可
進乃裕然林瀾野不僅小康而已**如其禮樂**礼楽指化民言
如其礼而家人父子間如相接以可侯是待也
如其楽而耕鑿嬉遊鄙如相親**以俟君子**兄不是旦
夕可能直是君子是去礼楽必去以化民○擬題民之
足恃礼楽以久求非君子敢言志之哉然世不乏君
子則求敢不俟之哉俟字中寔有相須至意不独量
力而言處材而與也想見得度吾性之所近而加之
工焉断末有其已次事設使以礼楽形音休節則亦
以足民設君子迂疎而以
求自量断不能无所俟了○**赤爾何如**何如亦問志**對曰**

寄之風由是欲咏則咏欲歸則歸行止自如悠然自得焉
意此中景况収拾許大乾坤此点志也夫子契合其机趣喟
然嘆曰吾與点之志其襟懐洒落殆可抱與一世焉
非能願学口中是譲意中是任宗廟之事是諸侯見天
子勿露二項俱是礼楽之會願為小相正願学處小相
猶云從大夫後勿以大相來形此節不得粘冉求語落
下自是各言已志也○鏗尓逆舍瑟而作一句讀以手
推瑟而起其音鏗然也看他氣象從容正與率尓者反
撰具也猶云素蘊亦各言其志是慰点使言與後不同
盖点言非有所擇想此時正値莫春便信口説來要知
点未嘗無用世之念但不取必人知就眼前光景随處
皆適用舍行蔵聽其自至與我待價者也念頭一樣於
楽天處並無干渉講語不可像飄然物外意夫子感懐
與嘆其與点與他一同快活語似冷而腸寔愈熱全要
言外會意莫認作贊詞張大其語
言志已畢三子者出曽晳得與點之意反而自諮也曽晳之
後便是下能忘情於点留與夫子辨論一番耳而問曰夫
三子者之言事有巨細任有難易其得失何如夫子曰言
寡強言礼楽亦各言其力量所可優為而已矣○晳曰既

非曰能之非曰能不敢為能礼楽**願學焉**学是明其器習其文**宗廟之事**
宗廟是諸侯廟**如會同**會是時見不必常期同是殷見循衆也**端章甫**端玄端服章甫
縞作冠○擬題須要直叙下孔子許公西華束帯立
于朝可與賓客言公西華亦自云宗廟之事如會同
朝廷礼法之場不是軽浮苟且無学術者徒以衣冠
粉飾其間作此題着不得酸浮一語必與則古雅方
妙**願爲小相焉**小相謙詞猶言從邦君之後勿作末
擯末介○擬題全在願学處寫神方
是言志不則是○**點爾何如**亦是問志**鼓瑟希**鼓瑟以手弾瑟希是
求帯立朝了
歌**鏗爾**鏗是瑟還有些鏗的餘音**舍瑟而作**舍瑟因問及乃放瑟作是起对**對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撰具也三子之志是所素具**子曰何傷乎**何傷何害
亦各言其志也令點各自言其志**曰莫春者**暮春三月將盡時候**春服**
既成春服単袷之衣**冠者五六人**冠者成人之称**童子六七人**童子是未
浴乎沂沂水名**風乎舞雩**舞雩祭天祷雨之處**詠而歸**

各言其志則由之志亦由之優為也夫子何独哂由也。○夫子暁之曰凡為国固以才幹却要一段謙冲退遜之心以黙運之功欲峻而氣欲平量欲高而心欲下由之不讓有不平不下之想故其高一世之勇力才之為世用也高一世之氣宇心之為才用也此所以可哂也○点疑由之不讓在直任為邦問曰唯求則非邦也與蓋以求亦為邦則何獨哂由也夫子曰国無論大小悉属分封故小而六七十里又小而五六十里其爵則伯子男也其主由則錫自天朝也安見其非邦也者求之所任亦為邦之事也観夫子之與求則由之見哂不在為邦意可知已○點又未悟再問曰唯赤則非邦也與夫子曰事無分朝祭悉属侯度故時而奉宗廟之礼時而修會同之典其事則皆諸侯也其礼楽則赤所素閑也赤而為小相也者孰有明礼習楽而能為其大乎観夫子之許赤則由之見哂不在為邦益可知已

喟然之嘆與知尓之問驟似両截如何領取聖情故曾皙獨後欲因人以證已耳総提三子仍觸動夫子用世本懐矣亦各言其志謂各人都就力量能為処言不是虚誇的話○点無甚優劣処所以又有何哂由之問○

味是歌詠歸是旋歸**夫子喟然嘆**喟然嘆息之声**曰吾與點也**與猶許也與點寔與其有中和位育氣象○擬題見夫子獨與点者不是與他後日大用分明與他今日隨其時不必三年臨其人不必民物攅相隨其地不必邦国郡迓隨其事不必礼楽兵農横胸中世界于天壌放天下春光于肺腑現前即用世不必人知而後有所以**○三子者出**有反而自証意**曾皙後**後是獨留將以辨志**曾皙曰**○擬曾皙後魯皙曰須知聖門中無富強礼楽之英獨留一春風沂水之任無率求願侯之談獨留一弄風吟咏之声于後字曰字方有意味**夫三子者之言**論志之言**何如**問其得失何如欲因人以証已**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謂各人都就力量能為處言不是虚誇的話便有兼與了○擬題志也句在許三子一邊言三子也各自陳一種抱負唯一番經濟非漫然無當者点自点三子自三子殊無相妨已矣二字亦是歎詞総提三子仍觸動夫子用世本懐嘆息不能已蓋以三子寔黙則莫春之志荒矣**○曰夫子何哂由也**点後正欲問此**○曰為國以禮**為是治礼字即在為国者身上氣度言有一段

礼字甚細甚大典品式節文無干所以陶鎔才氣而歸于中正之則者也其言不讓又就中抽出言之謂即此率尓一对無這一点退遜的意思便知其不達為国以礼的道理但語意須渾融說○夫子哂其言之不讓而点疑他不讓為邦故以求問然只說求亦是為邦而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自居小相一献○非諸侯而何言非諸侯之事而何其不曰願為邦而曰願為小相特謙詞耳末二句是因他小字翻個大字出來小既謙言劣於礼楽則大即優於礼楽意

[考]○按周礼大宗伯文云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玄註曰此礼以諸侯見王為義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将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見之也殷猶衆也十二歳王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故曰殷集註改見為頫○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端肅整齊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附考証○嘗考之礼卿為上擯大夫承擯士紹擯又卿為上介大夫次介士末介想是謙詞不敢為上擯為上

謙冲遜讓之心礼以黙運之**其言不讓**由雖才調做得而言論問殊少從容氣象**是故哂之**哂其不讓暗揣率尓不是哂其言為邦**○唯求則非邦也與**此一句是点問**安見方六七十**○擬題言地不論廣狹都是侯封須把由千乘之国來形隱寓哂由非哂其為邦只在安見二字着神**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安見猶云何所見是夫子微答方六七十是伯之邦如五六十是子男之邦**○唯赤則非邦也與**此一句是点問**宗廟會同**宗廟是諸侯有事於親會同是諸侯有事於君**非諸侯而何**此句正是諸侯得而行之**赤也為之小**[小]指小相**孰能為之大**[大]指諸侯言勿作大相対上小相総言赤之所任亦是為邦

[考]**曾晳**名點字晳魯南武城人曾参之父也季武子寝疾及其喪也大夫弔曾点倚其門而歌**沂**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顔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顔母廬山南数里孔子父塋處礼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

介之鄉鄒為承擯次介未介之大夫士耳

章旨○以克己二字為主復礼為仁天下歸仁都從克己來而克己只是一個勿字上下文一意貫到底

顏淵問仁之全体夫子示之曰人之心一仁而已仁有自然之天則是礼稍有形骸之念未化非礼便非仁為仁者克自己之私念便復此心之天則即此是仁矣誠能一日之間己盡克礼盡復則完吾心体便合天下心体天下都會歸吾仁中矣夫己自克礼自復天下自歸乃知為仁机括全由自己精神默々自會不是顯露于外使人可知可見者而豈由人乎哉欲為仁者亦復此心体可矣

己者形色之己形色是我离不得的但要本体作主能主宰得形色是謂克己只此得主宰是為復礼克己非克去之說下文視听言動者己也非礼勿視是克己之視以還礼也莫以非礼二字作己看礼即心之本体也此心之本体原自有當視當听當言當動的恰好天則仁是一團生意全体渾然如人一身自頂至踵皆一團元氣充周是仁其間枝節筋骨處々有個脉絡是礼者

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雩**　雩者祈雨之祭名。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　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墠**善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熊勿軒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問何如方是仁之本休非問為仁方法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如攻敵復勝之謂己只是畧有形骸之念未化照下視聽言動之非礼說復是还其本体礼即仁中天則渾然無私為字不着力○擬題復礼工夫只在乎克己然单言克己為仁然入手須空即单言復礼為仁又着一理能總之己非復礼不成其為克礼非克不成其為復故合而言之也。

一日克己復禮。一日不是由平日積累之說只是指從言克復之机

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即是萬物皆備於我意復即是歸○擬題問一日克己二句題張天如答曰一日用九一日歸仁正是九年面

脉絡無壅塞則元気便不能貫通矣故克即復々即歸一日克復宜活看即欲仁仁至之意不由乎日積累說天下歸仁亦只就我心中見得與天下不隔便是歸仁不是說天下如何歸此二句只申明克復為仁耳由己重不由人帯說此等工夫全在一念発動己所独知処用功故曰不由人若泛說為仁在我似淺乎哉語気盖深有味於此己之得力也

顏淵便知功夫只在自身故問曰請問克己之條目何如夫子告之曰己不外視所言動克己者惟防之于預慎之乎微任非礼之色不萌一欲視心任非礼之声不萌一欲聽心欲言之念竟稍乖礼勿萌擬議心欲動之念稍竟悖礼勿萌法唇心提醒此心四勿只是一勿即礼即仁矣顏淵便渙然无疑真悟到底曰仁道惟敏者能几之回之质雖不明敏快捷然看得己是天下之己仁心勃発自不容已請事斯四勿之吾而復其不睹不聞不言不動之本体矣

己只是視所言動克己不敢波拋却視所言動但非礼勿視勿所勿言勿動耳勿之工不在視所言動上只在心々說出個視所言動盖以克己之己揔在自家身上

一壁処昔作直捷痛快何曾于里帰字許與程說是也今人多上楊氏說虚言体量則民物胞與八荒我闥此際光景恐非此章論仁語息且聖人論仁從未有虚言体量者此與虚无寂滅異处况克己復礼視听言動本皆已明

為仁由己由己猶言工夫在我**而由人乎哉**由人言克復之工而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目是條目可以依據下手処

子曰非禮勿視。非礼只是上面克己之己字勿是禁止意即上克字勿視非礼則視皆是礼即是復礼

非禮勿聽聽以声言**非禮勿言**言以詞說看**非禮勿動**動以事為言○擬題此題作者多在勿字着神須知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礼勿從礼出礼不從勿出常為主自能知非几之萌而克之絶動即竟絶竟即化不使到視所言動処要会這意方能中窾。

顏淵曰回雖不敏不敏謂无得于明捷**請事斯語矣**請從事斯四勿○語○至擬碩涇陽云克己之克对礼言由己之己对人言本文自明白非礼勿視并克己也請事斯語由己也不須添一註脚矣今无風起浪謂万是此己好亦是此己仙家舍七情无金丹禪家舍无明无佛性故說克己又說由己理

誅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矣。豈待退而徐議克計。

克己是一了百当工夫。然観所言動之間。必有事焉。故

日請事

雖不错然細玩夫子語中。何曾服說到此等千万紛

葛藤也。

章旨○旧以敬恕二字分貼。不知此二字非夫子口中語。六句紧紧頂接。合成一片。方成個仁。亦只一心。絶有二侭不是。

考 顏淵 顏回字子淵。魯人。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学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娶戴氏生子歆。

仲弓問所以為仁方法。夫子告之曰。仁非他。在常懾其心耳。故人情莫肅於見賓。而出門則忽。必出門之際。此心期可以対人。如見大賓。人情莫厥於承祭。而使民則慢。必使民之際。此心期可以対天。如承大祭。以見賓心見天下人之欲。以使民心使人皆得所欲。苟内度於己之有所不欲。即外度於人之亦有所不欲而勿施。以平其情。則此心欽乎與邦家相揖。即沛乎與邦家相通。邦家无怨。是仁者之心体自員滿。故仁者之世界亦无缺陥也。仲弓自知力足以勝之。乃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如見如承勿施之語。必至邦家之无怨而後已。敢以不敏而自諉哉

說一出門。无時不該了。說一使民。无事不該了。此兩語已徹動徹靜。下二語又把人念頭流行処提出。言此心一无走作。随他念頭起時。只不容私意主張。這種心境打作一片。在邦在家。自覓无怨。須知怨恨消処。正是得我全体員融。到此纔是為仁。回請事有言下大悟。満口当意。雍請事有歩歩体認努力向前意。

章旨○為仁主於存心。挖是一個訒言。下節不过発明所以訒言之故。為之難三字是一章骨子。

司馬牛問為仁。或者有志于心学乎。○夫子以訒言告之

仲弓問仁 是問為仁方法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 出門是人所易忽。如見若有所見大賓。是貴客也 使民如承大祭 使民是人所易慢。如承若有所承大祭。言不是小可祭。○擬題 請使民句要切仁字方得。窾全是顧畏民嵒。匹夫匹婦勝予之心。須從心上摹寫。蓋天之視聽寄於民。則一臨蒞。恍承帝降。此心自有不敢忽者。要想出心体之随民貫注処。方是仁体。敬字不必入載。

己所不欲 不欲如非礼非道的事 勿施於人 勿施是不要加於人 在邦無怨 在邦是遠者邦国。說无怨是无怨恨 在家無怨 在家是近者家庭 ○擬題 要知是此心肅然與邦家相揖。自沛然與邦家相通。何怨之有。蓋邦家非外境。正神來意往之樞要。怨非人情。正徹心正性之会。不重自考。總是出門使民之心无拂忤処。

仲弓曰雍雖不敏 不敏是无明敏之質 請事斯語矣 斯語總承上面來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此非訒言去為仁。亦非為仁在訒言。言在仁者之口。口即是心。訒在仁者之心。心即制口。蓋不期訒而訒。訒而不知所以訒也 ○曰

曰子欲為仁亦求之仁者之言而已仁者充养完粹言自持重不輕發若有所訒焉以此思之仁可知矣○牛乃徒求之言而少之曰仁道至大訒言足以盡仁矣乎夫子曰心存則是仁誠於所為而以難心処之不敢輕易視天下事則以难心而為言言自不得不訒豈強閉之哉然則存心不足盡仁乎

不曰訒言而曰言訒是指見成的仁者說此句且虚莫露出存心意夫子不是教牛從言上做工夫正教他于仁者二字上理会他所以訒言処○夫子是說仁者之言牛是說言者之訒相去遠矣為字浅說不指為仁難非力行难之难即其难其慎意以心之兢業言為难正是存心処勿如註以存心來在為难之前得无二字要發自然而非強制意亦非慮行不顧言也

章旨○不憂不惧據見成說内省二語是无憂惧根子然非教他方去用功乃令他自己去想要到不疚地位当盡何等様工夫

司馬牛問何如方可為君子夫子曰人只為情識所牽更不勝抑鬱而憂驚怖而惧君子純用德性不為情識任憂惧当前能不憂惧耳○牛不暁從涵养心体來故少之曰

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 牛不曾在心上理会只在言上做工夫故易覷訒言謂不是盡仁也

子曰為之難 雖說者皆以為作行事或以為即作行仁果尔則為與言俱不免有兩層意為即所以為心難即是心之存処

言之得無訒乎 由是而言即言其所以為心処以難心而言言不期訒而自訒矣此非緘口者是操心工夫故訒言即仁

考 **司馬牛** 名耕字子牛宋人為人性躁好言語何魋之弟魋作乱入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不往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司馬牛問君子 是因名以求寔意 **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憂自内生是愁苦无聊意懼自外入是惶惶莫措意○擬題君子心中把持得定任他憂惧當前君子能不憂惧耳且勿露憂惧意○**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 疑不憂不惧不足盡君子

君子之道大矣不憂不惧斯謂之君子矣乎○子又告之曰憂惧從疚心生也君子平日於方寸内省之很知独處无纖毫疚念則坦ヒ蕩ヒ雖長途亦樂境也雖厄亦居易也夫固无以致憂惧而於何憂惧也信乎不憂不惧惟君子能之

不憂不惧只說不為所動未露自然意故牛疑是強制而少之○省在平日非临変時方省内省是從人不知而已独知處查考不疚從他心苗隠微處勘世上事亦有大廷可对却自己有过不去処不憂不惧不在内省外亦不落内省後内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惧勿作兩層

章旨○只重尽其在我上首把天命說來正見得天命有不可知若是ヒ能尽得自修的道理則无人不在感化之中即格天立命之道也

司馬牛含憂而言曰人皆有兄弟得以相安於无事而我不能以戮行完宗為同氣光雖有若无也○子夏寛解之曰子何憂哉商聞之矣人之死生皆稟於命非今所能為人之富貴皆牽於天非我所能必要之何益○君子亦自尽而已苟能於身心動静持之以敬又敬之有嘗而无間斷其與人也本无失之敬以為恭又準有礼之恭以善用

子曰內省不疚 内省是心察不疚是无些疚病此句无工夫工夫在内省前 **夫何憂何懼** 何憂何惧見自然非強制意○擬題此題講不疚要說得細如万念中有一毫私意摻入即疚也須知憂惧皆從心生心无愧作暗室独知自无可着憂惧縱有憂惧之事ヒ自有而心自无也作文要会此意発揮

司馬牛憂曰 憂曰是含憂而言 **人皆有兄弟** 有貧德兄弟方是有 **我獨亡** 雖有若无○**子夏曰商聞之矣** 商是子夏名聞是聞夫子之言○擬題夫子以出世心作醒世解能令貪者聞之而廉爭者聞之而讓躁者聞之而恬而商也何幸夙佩提撕悟因應之有主夫子又以人世心作持世解能令希黃者聞而息其想營尚者聞而淡其求机械者聞而解其綱而商也何幸仰承名教脫身世之塵緣○

死生有命 命自人所稟言 **富貴在天** 天自天所賦言○**君子敬而無失** 敬是恪无失 **與人恭而有禮** 與人是本敬心與人交接恭是謙遜有礼是敬人不傲慢勿作不足恭看○擬題此題見君子以数所之天以理尽之已胸中擴一個大宇宙日用

吾敬而始終不傲慢四海之内皆可得而兄弟之也况親
者而不能感化之乎故君子特患不能尽恭敬以為化導
耳又何患乎家庭之間而无兄弟也子尽恭敬而已
向魋謀弑宋公而其弟子傾子車與之同悪牛所以憂
人皆有兄弟要見无故意〇恐已言不足取信故先述
所聞〇命以一定言天以不測言見不必徒憂便起下
當自尽意〇君子自修只是一敬恭則其敬之及人者
礼則其敬之善施者四海兄弟全是感化得九持已接
人各尽其道則四海之内睞可使亲何况至亲骨肉間
乎君子患不恭不敬耳何患乎无兄弟也當看自已兄
弟説

章旨〇重明上不行處就是明下段只就明而贊其至非
謂明不足以尽之也浸潤膚受要講得重正見不行所
以難處

子張問明夫子示之曰天下惟人情最不可知如浸潤之
譖似有意似无意徐而漬人以必入之机膚受之愬若欲
已若不得已驟而激人以必由之势此而不行苟任緩投
急投而惺乜本体淵然不動如止水照物可不謂明乎夫
譖以浸潤愬以膚受抑何詭也而能令不行是吾心空洞

着〇一点真精神無一時一事不敬方是無失與人自在無失中看出要相串合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海内指凡所與之人皆兄弟重我可以此敬兄弟乎人不重人之應我**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何患家庭踈者尚可親

考證 舜處兄弟之変只是祗載克諧果能恭敬自可故暴易亂君子所可盡者在此非徒听之天命問之四海也

子張問明明是心无所蔽**子曰浸潤之譖**浸潤如水之漸漬漸入而不驟譖是毀人**膚受之愬**膚受是肌膚受害之痛愬是愬已之冤**不行焉**不是我之短計亦不是使彼計不行于不行彼我只是我不為彼所動**可謂明也已矣**心体如止水照物恍潤然不動故曰明**浸潤之譖**且是甚**膚受之愬**又甚樣愬**不行焉**最易動的却能不動**可謂遠也已矣**遠不是明之遠自其能照也曰明自照之淵涵人莫能測曰遠〇擬覽遠非旁遠到乃精微深邃之謂全要看近中不蔽于近句大凡遠處易看近處看不

无一分遮蔽便是弘深廣遠之識見也已矣盖本体之明
就是遠耳
明是心体遠是明体不遠原不可謂明言明更不必言
遠了只為子張好遠恐其忽以為近故又足下段此從
心境上倫明譖愬特設象耳而求明者打從不行源頭
処磨勘若在譖愬上料理无有是處不行二字自心体
言任譖愬撼夫于吾前而虚湛之心体毫不牽動彼自
旁撓心自從容彼自險怪心自平易所謂不逆億而先
覺為督故可以為明耳将浸潤膚受不行提掇一番要
子張反復玩味在人情物理难察處体認出個明体來
勿作復詞忽過盖遠非加明一層明自是遠不遠止可
説察不可言明

章旨〇兵食信原是三件不必云信即在兵食中也食自
急于兵不必以兵食並対无信不在也只可説嘗変不
可説經权

此見王政在結民心也子貢問時政之急務夫子曰政以
為民而已食者民之天兵者民之衞信者民之心為政必
足食而積於不涸之倉必足兵而聚為無敵之勢坐案乎

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于我初无情識所牽要悄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究惟耳目見聞之近毀誉是非之間以情融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這樣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无情識種子故種々変態當下銷鎔此與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之明不同故曰可謂遠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燭万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却便是遠若説積寸歳月之久謀于千里之外只説得譖愬遠不是明遠

附名解 揚維斗曰從來宵小之禍非但不當懲溺并不當憤激陳寶誤投其机故漢移為魏梁公善藏其用故周返為唐止一不行不用喜誅極流放手段此中正有無数銷弭無数補救方是真明真遠〇宋羽皇曰細味兩也已矣題吻似微帶慨嘆又似有慕乎其人之意作者要傳此微神

子貢問政是問經国治務**子曰足食**足食是使民生足食**足兵**足兵是使民生保衞**民信之矣**民信是使民生固結〇**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不得

於民使民定心亲附而民信之矣此政之大端也〇子貢已是
慮及於大計而問曰設国家兵食信俱足不必議去倘或
不得已而欲去其一則於斯三者之中何者是可少得的
夫子曰惟兵可去將相信之民共執干戈以衛社稷吾民
即吾兵也〇子貢又問曰設食信俱足不必去也倘或其
不得已而欲去其一則於斯食信二者何者是可少得的
夫子曰惟食可去將待死之民有不死之心稟ヒ生気可
動天地而質鬼神也雖无食則死然死者人所不免自古
皆有之若民而无信則相欺相詐相傾相軋身雖存而心
已死終无以立于天地間此食所以可去而信必不可无
是食足兵民信之三乎看要說得像個王政非如後世
富強之術〇子貢兩問是設言不得已以審其輕重去
者間緩那一件非本有而今去之若无食便已死了如
何去得故又申言自古二句民无信根上无信以結民
來正謂植立得定了必死孝臣必死忠而不為利害所
搖也民不立則国可知矣故立民即所以立国
章旨〇通章以救世立命俱重質意子成欲去文以存質
子貢欲存文以辨質總為質地耳不必过為貶駁
当周末文勝天下以質文相高子成有激而言曰君子誠

事勢危迫之秋去是除去一件不要**於斯三者何先**三者指上兵食信言何先言那個先去**曰去兵**去兵謂兵稍緩於食信故可去**〇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必不得巳是事勢更危迫**於斯二者何先**二者指食信何先是何者稍緩所當先去**曰去食**去食是食比信稍緩〇擬題去兵去食正恃有信在也干戈器械不求其備然而制挺可撻也倉箱積貯不求其盈然而閭閻之蓋藏急公效上當吾食也有信自不患无兵食若泰孤信以待死何名信**自古皆有死**此句言死者人所不免**民無信不立**信是人所以生死信雖生亦死不立是无以自立耳

証解唐之張睢陽以孤城弱卒當百萬新集之師是去兵到後來羅雀掘鼠是去食而至死卒無一人叛者是終不去信的樣子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君子是主張世道之人質就風俗質朴上說不必指定言動及行事**何以文為**都不用一些文采〇擬題此題毒質而已矣要說得濶大分明欲使君修黄虞之理民遊唐廷之化不專在仪礼上說何

能維持風俗移易人心只一味質而已矣何以文為〇子
貢曰惜乎夫子去文存質之說固君子黜浮崇雅之意也
但其說太甚一失不可復追駟不及舌矣〇蓋文質原不備
可分文即質之文去質之文可謂文乎質即文之質去文
之質可謂質乎如必徒抱崇意而盡去其文如虎豹僅存
其鞟則本質雖在文采已無所可貴者安在亦猶犬羊之
鞟而已毛不可去文可盡去乎
提出君子二字正見轉移世風全在君子身上玩而已
矣三字與何以語氣直恁斬絕〇子成認文質為兩破
欲去文不知文質同体而異名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
顯去文之質非質去質之文亦非文故曰文猶質也質
猶文也二猶字只是分折不開的意思莫作所係之均
重看道文質就持世君子身上說不指縉紳虎豹二句
只是雅俗相混意亦非并威莫辨之說
章旨〇總重足国當先足民見君民一体意先問足國而
告以盍徹後示加賦而告以足百姓總是一意
哀公問於有若曰国用取足于民今年歲告飢国用苦于
不足不知遊何策可以紓国家之困乎公意蓋欲今後加
賦以待用也〇有若採本以対曰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

以文為只找上句見崇質就不必用文只是一意**〇子貢曰惜乎**是為世道惜又為尔**夫子之說**夫子之說指子成去文存質之論**君子也**君子是指其有返朴还醇意思**駟不及舌**駟是四匹馬其行至速不及舌是言出于舌不能追及**〇文猶質也**文字言有質方是文猶質言即是質中之文**質猶文也**質字言有文方是質猶文言即是文中之質**虎豹之鞟**鞟是皮去毛者此盡去其文存鞟此獨存其質**猶犬羊之鞟**虎豹可貴之皮猶犬羊至賤之皮其可貴者安在〇擬題有位之君子恥羽儀既去何以煥閭淡之光則非茂之象與僉閭之小民奚以辨其無位之君子恥羽儀既脫誰從標彪煥之文則湮晦之氣與閭陋之小人又奚以辨

考棘子成衛大夫萬姓統譜云子成之後改為東**虎豹**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大人虎变其文炳也豹花如錢黑而小于虎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歲荒五穀不熟**用不足**是国用不充足**如之**

縻而不足則何不想行徹之初意以節用而寬其民乎○
哀公以有若不喻其旨乃明示加賦之意曰什而取二吾
之用猶不足若徹則什而取一如之何其行徹法也○有
若對曰百姓者君之百姓也君者百姓所奉以為君者也
誠徹法行而百姓足未有民殷阜而國偏瘠者君之不足
也孰與之而徹法不行而百姓不足未有民窮蹙而國獨
腴者君即欲足也孰與之况君民一体奈何不足民而漫
言足国也
哀公自恨平日無積貯欲今後加賦以待用不是目前
就要加賦此意隱隱勿露○有若非不知是時取二而
猶不足但欲發出根本之計故意將盍徹乎去挑動他
盍字宜玩語意虛活方是○哀公不曉君民相關的道
理故曰吾十而取二乃今国用猶不足乃十而取一如
何行得是徒錮蔽於賦之輕重為国用足乏所關而不
知民之貧富是国用足乏所関也○百姓之足不足須
根徹法之行不行來兩與字最重是說民與之也此處
正見国用之盈縮全是百姓操其權全要發得一体意
此是策備荒非救荒也有若意亦如是
附名解○項仲展曰寔知縣磐照無青草即使東壬経

何言如何處置得足用○有若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徹是什分取一之法○擬
題須知政逮大夫祿去公室上指點哀公法周井田
什一之制此處已寓有足民意在要婉切諷公何不
行徹自想到周初楽
楽利利處方有得○曰二什分取二吾猶不足尚且不足国用
如之何其徹也乃欲行什分取一之徹法如何行得○對曰百姓足○足是
百姓充富根行徹法來○二吾猶不足搭下百姓足
二句公但求吾足不求百姓足不知吾正合百姓以
成一吾故有若以百姓足為君足見吾之足寔百
姓與之公安得舍百姓之足而自謂吾不足也○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孰與即孰謂之意言誰說君不足○擬題
徹法非啻行必有節用愛人與除癘弊之
意見得徹之行非僅行已也必其君臣上下間制度
叙而議德行然後生養由是盛教化由是興此其悲
閔斯民之深念豫勤于事先百姓已陰諒其所以足
之之誠矣行文如此發揮方得百姓不足行來根徹不君孰與足誰說是君足○
全擬見得天変于上而謀一鄉一邑之利者有司之
事至賢惟有憂勤惕厲而不敢云攘救人絕于下而
爾一身一家之業者匹夫之志至賢惟有窮変通久

盡爾子持籌桑孔輩俯料設法亦是巧婦為無粒之炊
有若深痛周公經制良法久為廢棄追思世守成規當
不至是若行徹便可療飢與吸遠水救近火何異
子張問德何以崇惑何以辨蓋有惑于高明也夫子告之
曰崇必先立根脚將本來真心為主而件件遷徙合宜此
非忠信之外別有義義即忠信之化裁合宜處也夫忠信
義便是德能主與徙便是崇乃所以崇吾心之德非有所
增之也○而惑何以辨焉當其愛時甚至欲其生一旦惡
之直是欲其死夫同此一人也倏愛之而既欲其生旋倏
惡之而又欲其死置其心于或然不必然之境自生顛倒
即愛惡時便是惑不待欲生死而後惑也○故詩言心無
惑則無可異此多疑多惑之人不徒是疑惑富積于胸中
且一念惑念念皆顛倒極可怪異知惑之可異則知辨矣
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上但根基須從寔地做起故以忠
信先之忠信只是個寔心義即忠信之化裁處非二件
崇只不墮落其本崇之体非能增之○愛之惡之只就
一人言既欲一句是叠上語既字又字要形容他惑乱
意物依註兩層生死二字不必泥只是進人若將加諸
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之意○誠不二語因民遷異国依註

何不敢云權術行文當如此發
考哀公九年月螽十二月螽又連年用兵于邾所謂年
飢疑即此時
子張問崇德辨惑是積德所由崇寔惑所由難亦是心李高明處子曰主忠
信徙義主心所存主忠信總是立心之真徙遷也義
是事之合宜處徙義有進進不已工夫○擬
題要看得員串語中當云有悃愊為忠信拘李亦為
忠信又不可執定主意須是員融變通令忠信化裁
合宜非忠信之外另有義從義非于忠信上有所添
增只是一念之真寔崇德也主忠信則植根受益徙義則轉步轉高二句合
轉為百念之圓通耳
說方是崇德○愛之欲其生愛是愛此人二之字主人說欲生是極言其愛惡之
欲其死惡是不愛這人欲死是惡之極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既又二句見愛
惡無一定之主以一人當人之愛惡是惑也是字指上四句○誠不以富富是疑惑
當積于胸中亦祇以異異是事事皆顛倒極可怪異二句是小雅我行其野之詞夫子引來

其婚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言彼之棄我者、非愛富而厭貧、祇以新故之異耳。夫子引之、正以證愛惡安易之情。

此見政在盡倫也。景公問政、蓋亦患陳氏也。孔子亦暗指時事而対之曰、政而有越於朝廷家庭者乎。君成其為君、足為臣綱、而臣亦成其為臣、令共之義著。父成其為父、足為子綱、而子亦成其為子、作述之道光。如是而已。○公亦竟時事自非、而感嘆曰、為政果當端其君父、以得臣子。善哉夫子之言乎。信如身自不君、何以使臣之為吾臣。身自不父、何以使子之為吾子。綱常大壞、禍乱將作、雖擅一国之富、而有其祿、吾安得而享其祿食哉。信乎言之善也。

此問暗有所指、講中亦須暗切時事方妙。○此即正名分之意。君成個君、臣成個臣、父成個父、子成個子、即此是政。勿云政由此立、責成君父意、亦要渾融。○景公非善夫子之言、乃回想到斉国之事也。末句乃食不下咽意、吾字大有悚惧意。

註、公多内嬖、而不立太子。事㝎、公夫人燕姬嫡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於是公老矣、悪言嗣事、又愛荼、子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楽耳、国何患無君乎。公病、命国恵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逐群公子、遷之萊。公卒、荼立。是為晏孺子。公未葬、而群公子畏誅皆出亡。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夫子稱子路曰、獄之曲直未易辨也。若大第出片言、即有以折服其心、而使之委然所受者、此惟由足以當之。彼固有折人於言之先也。○夫子所以取子路者何哉。蓋子路平日急於践言、無留宿之諾、所养若此。其取信於人者素矣。故夫子謂其片言可折獄也。

揔是虚想子路信心之妙。片言乃片心也。在我不肯自負其心、人又豈肯以心負我。上下節都無寔事、不得以下節作上節証驗看。

夫子示崇本之治曰、為治有本、如徒听民之訟、以理以情、而断其是非曲直、吾何嘗不可以及人。然此非所貴也。必也使風移俗易、民自無訟心、乃為貴乎。故以民治民、不若以自治民。

听訟兼明断説、猶人明非其至也。無訟是無訟心也。使無訟是心使之、以心使民。民不覓自使其心。上下相忘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景公名杵臼、莊公異姓弟、崔杼弑莊公、立齊景公為君。○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上君臣父子字俱主人說、下君臣父子字俱指成個人說。言君便當是個君、臣便當是個臣、父子倣此。

○公曰、善哉。 善哉、善其君臣父子之言。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是君臣不成君臣、父子不成父子。

雖有粟、 粟是諸侯之祿。○擬題、齊景問夫子之言。懐懸于君臣父子。而有撫時傷事之意、曰、雖有粟、婉然粟不足恃、全在雖字上虚推當時陳氏厚施於国、家量代而公量收、其不至幸公家之粟豈收之不止者、烏知此君臣父子。能長有此也耶。

吾得而食諸。 食諸、言必至危、言不得享其祿。

【考】**齊景公** 註、陳桓思篡齊、而厚施于国。事㝎、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国其国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変、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礼之可以為国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片言極言其詞簡、折是折服人心、争訟曰獄。

其由也與。 是由有所以服人處。○擬題重可以字。不得倒講由能折獄、須照題一氣說下、見得非服由之折獄、謂其折是獄者出于由耳。由亦未常以片言折獄、可以片言折獄則由耳。

○子路無宿諾。 宿是留、諾是許乎、日允許人以諾、即急于践之、而無留宿之諾。

【附参】声清曰、康誥論聽獄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呂刑論听獄、曰、察辞于著、非從惟從。大都欽恤用刑者、貴遲疑、不貴神速。然則夫子何以片言與由、曰、此須明典其提、是陰戒以驟也。若曰片言折獄、惟由、若他人或不必如此驟決耳。

於不知。使它有大轉移之妙。說破便沒味。
子張問為政之道。夫子示之曰。政者心上之經綸。必居此政於心者。勵精不息。存百年之精神。無或倦於持久。可也由是以此居者行於政事。必皆本於忠。或事已着。是無些毫粉飾矯偽。合之為王者不敢頃刻忘。然用之心也
居如居舍常住之物。是心之宰政處。無倦是此心常在作主。無有朽斷終也。行即運之於政事。已本此無倦之心做去。便是忠。非無倦外又有忠也。根底只一誠意。
此是聖人淑世深思而彼歸其權於君子也。夫子曰。君子有餘矣。小人有餘惡。非必其身為之也。君子則惟恐人之不為君子。多方乎委曲全就。以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則惟知濟人之惡。以為同嗔。人之善。以為快。成人之惡而不成其美。是何心哉。
重。成字成者其人美有端緒。因為贊相扶翼以成之。若乎自地誘人為善。下不得成字。不成惡。政所以成美。非二事。君子本性如此。小人反是。言與人性相反。非反乎君子也。不必又救不成美成惡。
季康子問政。蓋意在正人也。孔子曰政非徒法制禁令。令人當省而歸於正也。有一念不正。一人不正。即不可為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聽訟是斷其是非之詞任言上論吾猶人言與人一般 必也使無訟乎 必也是斷然使字有道德齊禮工夫無訟是化其是非之心自然不消爭訟 擬題所在訟後聽之者法也使在訟前使之者德也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故曰使者心使他能以心使可以無耳聽

子張問政 政是治民之事 子曰居之無倦 居是存諸心無倦是厭精不怠 行之以忠 行是施諸事以忠是行根於心口擬題此題要真得濶大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味以字內有所以行之者定心常徹而不虛意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成是誘掖獎勸以引導為誘身去扶持為掖許其已能為獎勉其未能為勸善是好事 不成人之惡 不成有遏抑阻止意惡是不好事 小人反是 反是念念此人性相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意欲正人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謂合上下皆正方為政之完 子帥以正 子指康子帥是倡帥以正兼身心要正意 孰敢不正 有德威惟畏意

政是人人宜正者。方謂之政矣。子誠能以正。則一民志而定民趨。孰敢不正。以憔乎子毋舍正而言政矣。
政者正也。是說政之定。不作訓政之名講。中只露正人意。而正己意引而不發。方妙。子帥以正。帥字最重。有倡率之義。須以振紀綱。肅名分說。方切康子。身上孰敢二字可味。與大畏民志意同。
季康子患盜而問弭盜之方於孔子。孔子對曰。民之為盜欲心使也。民之有欲。上倡之也。苟子能行廉恥。而不以欲先。則民將慕子以自好。無論罰之而不竊。雖賞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矣。又何患焉。
欲字包得廣。凡有所覬覦徒求。皆欲也。雖賞是設言以決民之必不肯為耳。恥字好。
季康子問繩民之政於孔子曰。民之無道。梗化久矣。如殺之使有所懲。以進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有正人之柄。首焉用殺為哉。子而欲善。則意念所到處皆開悟民心處。民自潛化於善矣。則以德之所風者神也。君子先得是德而指為德。是即風也。小人仰君子之德為德。而主於順應。是即草也。草必隨風而偃。小人豈不從欲而善乎。子亦慎所以風之無淫刑以逞可也。

季康子患盜 患盜賊多為民害 問於孔子 問求止盜之方 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不欲是不貪欲凡非分非義皆是 雖賞之不竊 賞之是極言其不肯為

攷證 盜生于欲。季氏有欲而竊國。是國之盜。康子有欲而奪嫡。是家之盜。且納莒濮諸叛人、臧武子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于窮。固其所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康子自設一法欲如此行政意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謂懲一儆百使趨就有道也不主保安善類說 何如 是否問用殺 孔子對曰子為政 此三字不虛便是主張在手意 焉用殺 不消殺民 子欲善 真心好善也未說到躬行 而民善矣 而字甚速見民善即在欲善時口擬題要根殺字來說見得淑世之

據康子就有道之意是欲民之善處既欲民之善便有可以得其善者不必殺以就之也此欲善即善机權全在下德字上發之著是民之同性欲善是民之同情小人正不能外君子之所得以為德

章旨○此章總是辨達不可把聞達平看子張錯處不止在認聞為達名實混淆只在邦家上着脚精神早已走漏也故夫子借此二語當面唱破君曰只這個邦家達者於此達聞者於此聞與他有何干涉而一真一假一欺一慊全在自家心裡討個下落君只在体面上做工夫總彌縫到極處終是士林中五霸

子張問士原孤高無偶不知何以行之而到處可通達矣○夫子知其發問之意故詰之曰尔是認何者謂達乎蓋欲得其情而教之也○子張对曰師所謂達者謂其在邦名譽必著聞於邦在家名譽必著聞於家但不知何以得此於邦家耳○夫子曰據子邦家必聞之言是有心求聞知於邦家也非無心自達順於邦家也

曰士便非僅了漢緣他精神必有感通處故窮及於達

玩可謂口氣不是問如何做達乃問如何方能達也

達不是以聞為達乃誤認聞處即是達也據之名必未

權仁義並用而義氣不勝仁氣之清明長人之德倒柔協濟而剛克不如柔克之悖大方得 **君子之德風** 君子泛指上人德是上下之心所同得之理風是披拂乎人○擬題此題五字不可合不可分不可刻畫只好虛描神如云世不論古今苟置身于君相之間自覺生多而尅少且有先声而播之者天下之所感受有量乎權不論大小苟寄其權于愚賤之外自當出齊而勞成遂有得氣而道之者天下氣之所薰帝有象乎如此發揮風字之神躍然

小人之德草 小人指民小人主應人故象草 **草上之風必偃** 上作加字偃是

作

子張問士 士者通稱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是隨處皆通何如何方能達

將去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言不審尔所謂達是認何者謂達耳○擬題此句為一章精神發出病痛然后下藥如云就此試鋪之境不知如何証認然以達而規爾不若就尔而辨達也就此要歸之地尔不知如何揣摩然于達之中鋪尔不若于尔之心証達也而尔識明揭之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 凡指州四至 **在家必聞** 家指族党名者聞于邦家

淨○既是聞便非達了緊頂邦家必聞空空指點分下一字話脚

夫所謂真達者務實勝而已彼惟純任本真質直而無犯曲其心中真無務飾變通化裁以協於義愛亦真自中將措之於勢耳即與人相酬酢亦察人言觀人色恐我所言未盡合義而一念思慮但知謙卑以下人此惟是修於己何意人知然人之同此理自然行無不得在邦則孚於邦而必達在家則孚於家而必達蓋以其真達之心必之也○夫所謂聞者去真達遠矣惟塗飾於顏色以襲取仁人之貌而見之行者實與仁相違背且自居於仁坦然示人以不疑一取聲縫待工亦足以取名由是在邦則虛譽隆於邦而必聞在家則虛譽隆於家而必聞所謂聞者如此誠偽之間師其辨之

夫達也者及下夫聞也者兩句喝起處須要着眼好義即從質直上看出恐其任真之太過耳察言觀色正是好義的工夫聖人特下此句為慮以下人張本不是自若意察观非欲人言色之与我也大抵直率的人只愁不會委曲但肯在人情上体貼便是自己不存達異正善于比義者下人不在外面声色笑貌乃深入忠慮故

是師自解所謂達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是虛名徒彼聞知我達是實德昭宣自我達彼分露誠偽 **○夫達也者** 此明達之真 **質直而好義** 質素樸本色直天性真心義當然裁制此是直內方外精神非真通之義也曰好是根心而非色也○擬題此題字字要講得好如五行之質各有其近七情之皆各有其正矯枉求在亦足以合道臨事思義亦足以化裁括質好字精 **察言而觀色** 察人言語觀人顏色恐我行義內求合宜不是迎合人情亦非自考○擬題見得俯察萬物諸有声者皆君告我以言聽观天地諸有象者皆示我以色括言色精

慮以下人 慮字正是質直之心所思慮下人不敢謂人莫我持○擬題慮字要講得精心所求安則子至可以不領理所共得則大婦在所必向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此只自做工夫自然行無不得不重人言我只重我可乎人 **○夫聞也者** 此解聞之所謂 **色取仁** 色是外貌仁字淺者取是襲取于外 **而行違** 行違外面裝做仁模樣而所行是背乎本心欲以悅衆人耳目○擬題色取不于義而于仁正為義主嚴止恐洛落难合而仁近和柔莙欵欵易親然曰色則

曰慮以下人與無忌憚相反不與驕傲相反勿作謙恭解三句是一氣的話俱在心上說不必分立心制行待人接物名色達亦亦之孟科後進足此通彼之意○色取正與質直反行違正與好義反居之不疑正與觀察下人反兩邊對斷眞偽自別色取二句亦一套事色字說得濶凡致飾于外而人所可見者皆是居之不是心之所存亦是向人前居之也此正領色取來惟恐本相敗露故不得不泰然居于仁而不疑正欲遮掩色取使渾然淹入耳目求二句猶云尔那在邦家必聞者是這等樣與達者絕不相同。

昔樊遲從夫子於舞雩之下因問之曰德必崇之而後高慝必修之而後去惑必辨之而後明敢問所以崇之修之辨之之功何如○夫子以遲當遊遨時有志論心故嘉之曰善哉尔之問乎○夫德何以崇也惟先此崇德之事不萌念於功効之所得則此心純常不雜自然積大高明非所以崇其德與慝何以修也必一意攻治自己之惡不分心以攻他人之惡則除惡務尽非修治其惡之蔵於心者與惑何以辨也如遲一朝之忿遂不知有身以辱及其親此心有所蔽非惑與遲也能崇之修之辨之則今舞雩之

非真其本質曰服則非真矣正與士相反**居之不疑**居是安之字指仁欲人信其仁故坦然自任不欲人看破他○擬題脆脆乎若性生也因坦乎若恭定也挺挺乎若堯舜之可與謳而文周之可與泰也宜其心而信無可後搖安所得疑情焉不憂不懼若内省之無疚也不屈不撓若浩然之常伸也不愧不怍若天地之可與對而鬼神之可質也居首而是不知其他安所得疑行焉**在邦必聞家必聞**邦家之人亦深信之而以名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從遊隨從孔子所行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崇日積而高大德理得于心者修治慝而去之慝惡之匿於心者辨審別明白惑理有蔽于心者○**子曰善哉問**嘉其問之切也○**先事後得**先是汲汲以尚事即崇德之事後是緩緩而不計得是德之能崇**非崇德與**德日積而不自知○**攻其慝**攻是專治其字作己字看**無攻人之慝**不分心以攻人惡**非修慝與**一切邪惡不得藏匿**一朝之忿**忿怒也一朝言其暫非不共戴天之仇**忘其身以及**

遊不虛也

三項只平忠下文亦平說逐題不必纏紐夫子遊舞雩時何等心境遲適問洗心工夫那得不相契○崇德必有崇之之事德之能崇謂之得先事重在是以德為己事而汲汲精進便無暇計及功效非置功于不計以純其先事之心也不曰德崇而曰崇德見這先事後得之心正所以崇其德而使之滋長也或知攻慝縮手退步不得無攻人惡正是攻其惡忘身及親不必說到害身喪親上去只是一時之忿不顧念此身以及父母憂慮是以小忿成大迷惑矣忿就無之只忘字上見惑三非與字照遲可思。

章旨○此章仁知勿平重在知不悖乎仁而正以成仁上舜湯不過借來引証不得把帝王做主。

此見智以善用其仁也樊遲一日問仁之道何如夫子曰仁主於愛若天下親踈遠近無不歸于各愛之中心之愛人即仁也○樊遲又問知之道何如夫子曰智主于知若天下之忠佞邪正無能淆分別之明心之知人即智也○遲因思曰愛人則無所不愛曰知人則便有分別分別明則愛似乎難偏者此遲之所以未達也○子曰人有直人亦

其親舍死鬭悍雖身與親忘之而不顧**非惑與**惑是意氣之蔽辨惑意在言外

樊遲問仁是問何以謂之仁**子曰愛人**愛人是仁之心人兼親踈遠近言**問知**是問何以謂之知**子曰知人**知人是知之心人兼知愚賢不肖○**樊遲未達**疑知有妨于仁○擬題記者止言樊遲未達未嘗明言未達仁知相碍也作文須有斟酌方肯題。

子曰舉直錯諸枉舉是用直是立心中正錯是舍諸是衆枉是心行邪曲**能使枉者直**是能化邪枉於直○**樊遲退**遲亦知舉錯化枉是智之知人作用**見子夏曰**盖欲質証於友**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鄉也猶云前日**子曰舉直錯諸枉**此句是知**使枉者直**此句是知之作用**何謂也**何謂是問何以有此妙用指能使枉者直一句○**子夏曰富哉言乎**富是包括極大言字指上舉直二句○擬題此題只好就言說不必太尽見得夫子有包括衆理之言其辞無所指名其意無所偏主听之者隨其識請之所至而各有得焉而不尽其蘊夫子有因事立義之言有以而定其辞有以

有枉本其直者而枉則錯之能使枉者勸而為直子不知
仁知也亦不知舉錯之說乎。
仁非煦煦之謂愛人乃謂之仁。智非察察之謂知人乃
謂之智要看得寬用力處揭出兩人字便可想一体相
成意○未達此處有意無言要得錯愕況思光景○仁
智原非兩截本直錯枉只渾含看之本自錯枉非另有
所錯也不本便錯只重一本字故下文只說本能使字
有力醒得仁字意却不說破只從知人想他轉移激勸
之妙。
遲亦曉得本錯化枉不盡是智之知人作用但欲有所質
証而退見子夏曰向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之所以為智
夫子告我曰本直錯諸枉是知其為直為枉並存為本錯
之無私又曰能使枉者化而為直於傾覆中寓栽培並化
為能使之無外夫有知中之精揀何以并有知中之鼓動
乎是互相質証意○子夏亦竟得能使處是智者善用機
權處遂嘆曰富矣哉夫子之言乎中含不盡意味果不止
言智也○舜有天下選於衆本皐陶本直也人皆化而為
仁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本伊尹本直也人皆化
而為仁不仁者遠矣二本錯間而盡帝王範世之道何其
言之富哉
退質子夏並設問智旨不消提仁來何謂也不疑本直
錯枉是智並疑能使枉直於智何謂耳○富哉只虛說
不止言智亦勿露仁字○選本之說看得智字明白而
仁意但渺茫揣度說此意思本皐本尹本直也選於衆
則有錯諸枉之意謂夫子專言智帝王之治亦只是智
一邊耳全是發明富哉言乎之意非徒引証而已只好
一說不仁者遠不好說皆化為仁
子貢問友友之道夫子曰交友者朋於無所規者固多而
成於有所激者不必必尽其心以告之就所告中又有一
段善論善誘以引導其去向之路正善用其忠也倘其人
不可以忠告善道則當暫止以徐俟其悟無以數見疏而
自取其辱焉亦所以善成其忠乎
是始終相成之意忠賦者告告不獨任口頭尽言一点
真心而開陳其切也不可則止正是善道方法止不是
棄之乃含忠有待耳以數見疏便是辱處而已自見我
自取之也。
曾子欲人以友成仁曰理之粲然為文即仁之昭著處君
子假文會之著者以會合乎友即以友之精神浹洽我之

而屬其意。所之者隨其提命所至。而遂有得焉而不必及其餘○舜有天下選於衆見其濬哲之智能選擇舉皐陶本皐陶遂
種厥德之直便有錯枉意不仁者遠矣化其不仁以歸於仁湯有天下選於
衆見其懋昭之知能選擇舉伊尹尹咸有一德是直本尹則餘枉皆所錯矣一不仁
者遠矣本皐陶伊尹就是不仁遠處○擬題言當則難詳繹古之有天下者而得之矣總見夫子
之言其即舜典湯有天下之道乎聖人而不為天子則有其言賢人而為天子則有其事不為天子而有
言。人將感之為天子而有事。人將援而明之絕得。
〔考〕皐陶一名庭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也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而庭堅
其一焉皐陶佐舜為士師明於法則以弼五教民
協於中不犯於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
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
庸礼命德討罪之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于空桑
謨其詳具見虞書伊尹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
士也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迎之五反然後
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国政湯欲伐
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
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
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之貢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
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敗于有娀之墟
遂升于鳴條湯乃踐天子位尹為阿衡以左右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忠告是盡心去啓發他善道是忠告處委
曲引導使其言易入○擬題此題須知處友之道只一忠字便了忠是心之不欺的忠不欺之心以入友
之心由而論微而諷不可則止不可是不從忠告善是所以善用其忠處道之言止是俟其悟
後再告非棄之也毋自辱焉不以數見疏而自取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文是詩書六藝之文會友是會聚友之神以融合以
友輔仁輔是夾助被薰陶切磋二意皆其薰陶使天理日長人欲日消○擬題二以字重文會友

精神是即以會文之友輔吾仁也仁固以心為主而需友以成也、

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制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游藝所以博趣揖讓所以崇德無往而非文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以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而曰以則求會之先自有所立質而非博騖以溺心友輔仁而曰以則會友之時自有所主持而非徇人以忘己二句非兩層也夫至性首命頭凡時云文非獨文閱理常新原有不暇之應接是師友之象而友亦非徒友知己觀面盡是吾心之往來是即文之象夫使吾心見文是友見友是文者然吾仁之融洽而已會不止從文索矣畢用落愈竟放物之現前是即輔之精而輔不嵩從友索戶居實對亦有芝與之携取是即會之精夫使吾心有不會之會不輔之輔搃吾仁之隱躍而已

新刻錢希聲先生四書從信下論卷十

此章入兩揭政本在有恒而已子路問何以為政夫子曰既已身當為政惟有先事皆可后而于政獨先之凡事皆可逸而于政獨勞之○子路度其能行請益十九勞之外子曰子毋求益於先勞之外也但無倦于先勞之中常如是先常如是勞可也益于是而后知任氣者之非所以為政也已

一個先勞到底便无限政事先甚底勞甚底憑空說來先有不勞之先勞有不勞之勞故下兩之字君会得此來再益不去下单怕俯是倦心耳无倦只先勞之心不起不滅如天行健堯舜猶病此点心耳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熊勿軒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下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政是治官政治民之事**子曰先之**二之字指政言政要率先如所令當先其所好**勞之**政要勤勞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請益**擬題請益不可說壞他見得先勞之說騐開之凡願治者能為而多持之即純心者雖言天下凡倦正是夫子告他益處**曰無倦**無倦者即先勞之無倦要時時存此心不放○擬題此題將論先倦即是先先又何用贅此一番不知先勞若不日進則日退雖不可以益之精亂之不妨以益之最康之久不日恬則日躁不必以不倦之氣振之更宜以無倦之神養之謂無倦以足先勞者方得。

子路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猳豚按劍而舞孔子曰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仲弓為季氏宰而問為政之道夫子告之曰政貴識体凡事必先使有司分理而我特考其成功民有小過必赦而所其自新人之賢才必舉而進之公朝此皆為政之大体也○仲弓曰焉知其為賢才而舉之夫子廣其量曰尔所知其為賢不舉而用之尔所不知者人必有知而舉用之其肯舍而不舉乎天下賢才與天下共舉而政之道尽是矣

先有司者凡事先分任㡳責成也小過小字須看得活无心之過雖大亦小有心之過雖小亦大舉賢才多是說衆所斷外可用之才方與下節知字意協亦不限定

下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使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後南府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尽力死事尽哀者也后仕衛為孔悝宰食衛君輒之祿孔悝謀與蒯聵作亂逐衛君於是聵入孔悝與孔悝登台子路曰君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欲燔台聵懼乃命召乞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不脫冠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已而果死衛使者日臨之哭孔子命覆醢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宰是邑長 子曰先有司 先是凡事先責 他當爾有司是分理者自則 赦小過 赦是寬宥小过是民无心之失 舉賢才 舉是拔

俾我之有司。○舉賢才一着尤难故弓有焉知之問知字上照註加尽字舉尔所知勿作倡率說人其舍諸非薦之于我即人知人舉之意○一說以人之知通我之不知使知无不遍矣此教以知賢才之法非謂其私而以公廣之極是

衛君全章○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名不正二節反復以明不正之害正見名不可不正意言无所苟是正名玩而已矣三字與必也字正相應

時夫子在衛子路問曰衛君輒待侯夫子而施為国政子為衛策亦将何者為所當先○時衛君與父争国不父其父而称其祖名之不正甚矣夫子為擬議之詞為君曰為衛今日計必也正名乎政莫有急于此者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遠而不近情也奚必拘拘于名之正哉○子曰粗野哉由也君子于其尚有所不能明知之政旨観其状蓋闕如而待補也事係綱常所宜詳審豈可驟變而妄言耶

為政欲衛若不屈孔子待子是委心以听不作虛位以待說此亦設言以探夫子策衛之先着也○名字是言名称其定便是正必也是断无出此之意玩一乎字

資是有德才是有能○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道賢才是散處在天下焉知而舉是慮其不能真知意 曰舉爾所知 言尔只舉尔的 爾所不知 或有遺於尔所知之外○擬二句搭題此題宜云當途之人一開固謂入吾彀若英俊也然不可謂彀外遂无英俊也方庭之與一動固謂投吾網者国賴也然不可謂網外遂无国賴也則亦有所不知矣如此開衛 人其舍諸 他人必知而舉用 言誰肯舍之而不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衛君是出公輒待子是虛心以待夫子出仕此向是假設 子將奚先 将是且然之詞奚是問之言所行何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指正父子君臣之分 正名是正父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是名迂謂迂濶而遠 奚其正 言名如何正得

子曰野哉由也 野是鄙俗斥由于事情

君子於其所不知 是疑或之事 蓋闕如也 言○如只是闕之而不好對

如中不是不言便了須想一如字无限俳徊其間不為苟且不為附会則不知終見君子且大有補于人

度況吟只是論理當如此耳但今事卻勿點破○野字照君子字看闕如與闕疑闕殆闕文闕字不同凡卑言闕者直是存而不論若事理之緩急輕重這是一時見識或有未到姑且闔起在一邊以俟從容商確而補足之今且不敢輕談一似闕之者故曰如

○子毋謂正名細務也名不正則宣之口為言者必多悖作而不順言因名而不順則見之日用為事者必多窒礙而不成事因名而不成則見諸政者必顛倒而無序乖戾而不和而禮樂不興禮樂因名而不興則見諸政者賞且加于有罪刑或及于無辜而刑罰不中刑罰因名而不中則民欲為善而善不能免欲為惡而惡不可為無所措手足而國不可為矣名不正之害如此○故君子名之必其可言而稱謂恰當言之必其可行而事体順成何以能使事体之順成也蓋君子于其口所稱呼之言無所苟且以歸于一正而已矣衛于父子相係之間有苟遁焉故夫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三字是一篇骨腦下不順不成不興不中無措一齊都趂非其流之弊也君臣父子是名稱之為君為臣為父為子即是言事即相臨相接之際一應事体○事国

○名不正是君臣父子名分不定則言不順言是稱謂不順是多窒礙言不順承上起下則事不成事不成作事体如把父作使用與把祖作父而承其国祚足也○事不成此句亦承上起下則禮樂不興有序不紊是禮和而不乖是樂不興是失序失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是加罪人的不中是善者反罹惡者倖免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是舉手投足莫知避就○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故字承上二條來必字照上必也可言是名具之實言之必可行也言如稱父之謂可行如實做父之事一句一直說下君子於其言言正以言此言名而基此行無所苟而已矣言必名正言順來苟是苟且無所苟當其實意○節旨此節正名君子即賜如君子言無所苟非不言也于未言之先立名之始自轉旋大手段大机权矣而已矣蓋禮樂刑罰一切皆不出直舉而措之也○總題此題要切衛事講却句句是正名意見得一時之偶變正不得权宜其說以紹作述之機而不易之天理仍不恐近就其辭以垂仁孝之意如此發

不成雖承言不順來而病根是由于名不正以下倣此讀方到底俱用名不正說○礼樂只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刑罰必也正名是加于不率教的然礼樂只是個序與和如君臣父子間名有條理便是礼無所乖戾便是樂不中是出入輕重俱失其序無所措手足只是疑思眩務手足無一定之措置也故君子二句乃承上起下之詞語意只歸結在名無所苟上可言就指名之時說可行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則於正名意不緊切矣故言所以稱此名也名不正則明知其不可言而苟且言之苟字正對立字看是假借糊塗意夫子正欲去其苟心以發已正名之意

樊遲乃請學稼夫子曰吾業有在不似老農其人也繼請學圃夫子曰吾業有在不似老圃其人也○樊遲亦悟夫子之意而出夫子微醒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不思學以經世而欲與細民分業乎○亦未觀大人之道乎有如上好礼大觀在上已先處于敬矣民有不敬者誰敢也上好義舉措無私已先窮民可服矣民有不服者誰敢也上好信政令不欺已先用情于民矣民有不用情者誰敢也夫我

樊遲請學稼稼是種五谷子曰吾不如老農老農是專精熟于稼穡之人不如言不像似請學為圃圃是種蔬菜门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老圃是精於治圃者○樊遲出既問而退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自所志之小上見須是樊遲名○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以有位言礼就一身莊敬說莫不有自然意敬是自然神悚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義是行事合宜服是悅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信是政令不欺用情是致精實於我說○夫如是承上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襁是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負不管揣切求歸有屬心意思焉用稼大人學術不必用稼○總題圃心胸與他處涉感應者不同若說北行有待猶是空談見猶出樊遲之下須說農圃三者亦未始不全方得仕隱合一處方是聖賢孝問見得礼義信原非為民而自有可以及民之理學之所為有始有終也

能以礼義信聯民之心如是則四方同有礼義信皆自襁
負其子而至矣吾心至而民亦至矣經世之學作用如此
其不小正吾人所當學者稼又焉用之

不如二字緊序請學二字生來當虛活云汝欲學稼吾
豈如老農何事從吾而請學也學圃做此○小人对大
人看猶云農人圃人也下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
說得透徹○礼義信正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學之大也
三上字指大人須重吸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礼義信也
夫如是數句敬服用情之象舊主遠近分者非焉用稼
正言那裏用得稼着非以代耕有人之故

夫子示窮經者曰窮經將以致用如誦三百篇之詩其人
情物理統括於斯矣乃授之以政不能通達事理而昧先
後緩急之宜使于四方不能独見独裁以理折服人則誦
詩雖多不宜ヒ体認于心雖多亦奚用為哉

誦詩豈止是達政使言兩端但自達政能言兩端以占
其用詩者何如此不只是窮詩之貴于致用分明是夫子
重心學不要口學蓋誦是隨口誦過無心得体驗工夫
達通也即此達彼之意專對特立也独見独裁之意雖
多句深言彼多之不可

亦責之而已禮義信之好必究之乎民而後有以徵
吾好之実學之所為有本而有末也亦推之而已如
此很學字來須與小人不同

考農圃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鄭註三農平地山澤也九谷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麻也賈疏此圃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論者一田畔樹菜蔬果蓏者故云毓草木也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

子曰誦詩三百 詩是詩經誦讀也三百舉全經而言 **授之以政** 授政猶言與他以位使之行政 **不達** 不達是不通曉事之理 **使於四方** 使是將君命而出使四方是列國 **不能專對** 不能自己以理取人 **雖多** ○擬題此題見雖多句必心有嗅嗅傳聽語可妙 **亦奚以為** 多指誦詩三百 經綸心無與得全詩皆為故所題中要挨多字當見之宜用上說 奚以為言何益於用○擬題誦詩十五国之風東西周之変化民風吏治山川土宜無所不備故應達政

夫子示端本之治曰世主之所持以正人者以令不知人
主之所以正人者以身若其身自端正即不有教令而正
自默為運行令即不廢有先于令者矣若其身自不端正
雖有極正之令不于正是依從然則欲正人者亦正其身
而已

不令非寂然無令甚言身正者令必行即堯舜師天下
以仁不免有五教五刑礼正樂和之命只是篤恭致化
有神行其間故雖令若不令耳

夫子感二国之不振而嘆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也自今观
之紀綱法度均之凌夷廢弛其政亦兄弟之政也豈意周
公康叔之後其不振若此哉

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好是兄弟
語意要渾然勿直講魯不君不臣衛不父不子兄弟要
就政上說

夫子以知止風有位曰甚哉有之累心也若衛公子荆恬
淡無営其善居室乎方其始有也則曰苟已積聚而合矣
合之外無餘羨也及其少有也則曰苟已齊備而完矣完
之外無餘羨也既而富有也則曰苟已精麗而美矣美之
外無餘羨也知止足以明其志誠善居室而可以風矣

應專對又非學詩可言之語曰云孫愐作賦可以為大夫即是此意末句煞甚警省言天下鄰其事功因疎其學術也貴窮經

子曰其身正 其字指在上說身正只是躬行正道兼内外看 **不令而行** 令是使民為善的命令行是相率而從善 **其身不正** 不正是躬行非道 **雖令不從** 不從是不依他為善的命令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後衛康叔後政指紀綱法度兄弟言政之不振相似勿露衰乱二字

附解徐九一曰昔伯禽三年而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同其治始而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終夫子能無慨然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公子荆是衛大夫善居室是善處家 **始有** 是家用器物初有時 **曰苟合矣** 三苟字俱是聊且之意合是聚 **少有** 是財用器物之少備 **曰苟完矣** 苟完苟且完備 **富有** 是財用器物充足 **曰苟美矣** 苟美見聊且全

只苟○在治家上贊他心裡知足不必深求此爲當時世祿之家怙侈成風而發公子二字便有味三曰字是他出他心裡的口氣非荊有是語三苟字是略安意三矣字是以此意總是郎現在所有之外無餘慕也到富有時猶然是苟合苟完

夫子周遊適衛冉有爲僕御車○夫子見其生聚之衆嘆曰斯民也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于庶焉夫子曰庶而不富則羣聚者易散必尽司牧之道而富之家給人足乃可長有其庶也○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于富焉子曰富而不教則逸居者可慮必尽師保之道而教之家絃戶誦乃可長有其富也富而且教王道備矣

庶矣哉一嘆有低徊留恋之意卑作悲感語便非足民求所自許礼樂求所俟故兩問何加意俱見深情衛民之庶原本文武奠康陳教來富之教之語意若曰當時康叔嘗富之矣嘗教之矣而今只还他保乂作新便是加之了。田里學校等件是大段話須善会玩而之字正是加字之神。

好意○擬題此題要句句是公子世家保世亢宗之言近日作者乃常人居室耳

考 公子荊 一名南楚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吳季札來聘適衛見公子荊而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子適衛適衛是往衛國**冉有僕**僕代孔子御車○**子曰庶矣哉**庶指衛民之衆矣哉深歎之詞○**冉有曰既庶矣**此句接上起下**又何加焉**加是加惠於庶之後**曰富之**使民無貧乏之患○**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加是加惠于富之後**曰教之**使民皆知礼義○擬題全章聖王道政並時消息若只用富教即拔下串已經綸何典須從當日目擊心愴時發出一段隨俗制宜大道處題中而庶民富而教方不虛設

夫子自度其用世者曰世道汚可計時而取效于此爲之撫然矣苟有任用我者即朞月時尚無紀而相爲整頓之綱陳紀規模大概已竟可也若至三年考績之期當于可者不致稍留缺陷而已有完成之功我亦何敢虛爲歳月而致有負于用我者乎

不可作答世之意乃望世之意不可有作自訟其效只是自許其效可字已見成的大意不成字紿可字來不然成个甚麼

夫子思善人之化曰古語有云善人念乜用継續爲邦有一念之善政便可有年有一日之善政亦可亦年則人之之善心足以勝天下之殘心而去殺殺于不用自我觀之善人純心質行已能使暴戾揄誠况爲邦百年自有以勝殘而殺机自去誠哉是言也善以心爲治其言有可之耶

上二句是成語総味全在誠哉是言句內咏嘆出來是感慨語非徵信語殘暴善相反勝殘是我之善足以勝其殘暴去殺由勝殘來亦可者遜度之詞不是小可也暢復所曰可笑人每說父子相継不知爲邦百年只說他流風餘韻之久耳豈真百年爲邦也哉有一日之善政亦可百年。

子曰苟有用我者苟有是設若爲用是欲用以專國政**朞月而已可也**朞月是一歳之月已是止可是僅可消紀綱之說○擬題曰可者壽法索明而邪本已固威权一而羣情已服情已爲之歸而從見国之強者以鋤弱者以起新者咸自信者若所治化之隆崇隆便涉有成**三年有成**有成如民生就民性復是功效大行成能○擬題三年不是任頭與朞月皆無所約事之言耳全在用我者上見聖心有成局時至則昌意見有成下與對正徒百務輯齊而忠成以過盈伏敗除皆成所以不欲留此成不與有成對正使酬應今全而中成化作成於造物皆有成者亦不欲居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是普賢有諸己的爲邦是有天下百年言其久**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是人之善心可以勝天下之殘心去殺是不用刑殺**誠哉是言也**誠哉是信其定有此與是言即上二句古語○擬題此題何句是善人分量何句是聖人恩善治深情又何句是援述古語誠哉方不虛說總見無百年可継之政独有百年可継之心意

考証 善人决非一無所就然如子産殺鄧析鑄刑書

夫子思久道之化曰王道無近功如有與道致治之王者其仁心所涵育仁政所薫陶必至一世之久而後薫蒸透徹無一人不帰于善仁矣豈可驟致
必世後仁王者無心計功但功深不可驟化積不容掩
按賤定論想当然耳
夫子以正身為從政曰從政者将以正人也苟為之先自端正其身矣則出其在身之正于以随從国政乎何難之有一不能正于其身之将如政以正人乎有于其身之不正何欲正人者端自正身始
当時列国大夫越職犯分俱不軌于正俱不足以率人此有感而発説者須暗切時事
冉子退季氏之朝子入門何退朝之晏也対曰有政是以晏也子曰其所季氏之家事也如有政則凡朝廷有挙動合雖無不属耳目者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而何我之不與聞也家食原有延諮之典亦将誰得而遂屏之乎
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之不當議于私門而有亦恬然不知議于私門者事則而政則不可與大夫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明其非政不独警冉有抑亦欲使此義之不晦于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孔子誅聞人政是以善行残亡亦善耳若係護奸回以毒邦国豈善人邪

子曰如有王者如有是設若之辞王者是與道致治之人必世而後仁世必泥三十年只世亡培育意而後字有漸漬意仁是教化浹洽於人心不

子曰苟正其身矣正是自念慮至作為皆要正於從政乎何有從政指大夫兼正君正民何有言不誹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人単指民此二句反言不正之弊見當正身

冉子退朝凡上見下皆曰朝子曰何晏也晏非日晩比常期為遅耳便有暗刺意對曰有政只說有政勿深出有国政来子曰其事也言乃季氏之事也○随題序如有政此随政與事只論公私不論大小事出于国即事為政之出於家即政亦事夫子将政事求分亦一番見得家国嵌于分別則名分自不乱夫子紀綱既大維新矣此事字要寫出季氏専事患貧私意方切占如行政若如是国家大政當議於

定公全旨○此章重說為君是主腦而與人言是賓耶見得總之為君也有見其難者有言其樂者各有其說以所人主自儆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自侍其樂便是亡邦其興其喪全係為之者何如與人言何與哉如此說言不可若是其幾方有着落
定公問一言而興邦可必者果有此言否孔子対曰一言至微與邦大效予一言之間不可以若是必期其效也○然亦有之人之言曰為君者上係天命下係人心為之甚難也為臣者有輔理之責為之亦不易也○如使為君者洞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凡敬天勤民皆不敢忽則天命凝人心固不可期必乎為君難之一言而可以興邦乎
言不可若是其此言字讀住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推心会其所以言乃可期字不可説殺只作服必字看便融○人之言曰此六人有服言君之難為之難也説帰重君就二句要像延説不可並講如何難如何不易○如知二字有一旦喚醒意只就人言深作知字便含意亢尽
又問曰有一言而喪邦可必者果有此言否孔子対曰一言至小喪邦大禍一言之間未可以若是必期其然也然

公非朝事雖不吾以大夫告老雖不用事吾其與聞之政亦必共謀議豈可議於私室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是一句話興是隆盛有諸問有此言不是

問有之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言即一言若是指興邦幾此理一言是期○人之言曰此人說常亦有之為君難為字見責任重為臣不易臣輔君以共治其民亦未是易○擬題要根君来又不脱人言亦妙見得臣則為其君之為也言臣即言君推為臣則為其難之為也言為臣即言為君也亦得○如知為君之難也如作果字看知不徒知得有得然警省者是知得難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猶云不亦一言可期必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喪是亡国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不可喪亦是未可遽必意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只是說為君別無可樂処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其言指人君詔号令人莫違是臣民奉行不敢違逆○如其善是言果有益社稷生民意而莫之違

亦有之人之言曰為君者白貴彼莫不以為君為樂惟其言一出臣民欽若莫敢予違焉此則君之樂也○如使為君者惟其出言善有裨社稷民生而莫之違則都俞 堂者皆定休之識不亦善乎如出言不善而莫之違則上不聞過耳下不勝面諛不可期必乎莫予違之一言而喪邦矣然則邦之興喪豈真博於一言哉直博於心而已矣

二字死煞句只叫起下句此只口頭話勿論像為君難去如其善二句暫不过形起下二句不亦善乎俗云若如此亦何害全在如其不亦字討口氣影出不能尽然之意勿实論他好

此見政在聯屬人心也葉公問政子曰為政在得民心民之近者而愁嘆于宇下可謂政乎惟有所愛戴而悅焉所謂為悅之也民之遠者而梗化于城外可謂政乎惟有所思慕而来焉可謂為来之也是在為政者

不是為政之效亦莫说定要使民如此只能七說如此方是政以教他体察民情而所以悅之来之者在言外

註彼澤闇凤勿入講

也此莫違单指臣○提題要含下不善意來話見得之旨善如其善則众智无所效然而抑有慮焉彼讒諂之业何以不燧乎鄭鋒此依然有可商者在而是以深緩而不敢遽安如其善則衆直無所施然而抑有危焉彼毫諛之風何以終訓于諂媚之習此惕然有可維者在旨是以曲審而不敢遽信如此發出題神乃得 **不亦善乎** 善只好說如此似亦无害可免於喪不可太殺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善是有害于国家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字緣此君驕臣諂而邦之命脉已喪失了

葉公問政 葉公楚国葉縣令尹問政有求服於民意○ **子曰近者悅** 近是邑內者指民說是從其澤而說 **遠者來** 遠是邑外來是聞風而來○提題要切楚事論方與有望不厭有別見得亲民之官惟凡為切張楚之道輯民為先治不必法古事于茫俗体不必從子瀕願忠者衆則華蕊㳂山之II即收洽與又之日如此発揮不作一旨譔題神始得

問通大子火會言寬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求子貢問所以對葉公之故夫子告之曰夫荆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後淹留陳蔡六年其所以卑於楚者全矣

二子夏為莒父宰問為政之道夫子告之曰王道淡漠原无意欲子甚无欲速而以躁心圖近功焉王道淹匿原无意見子甚无見小利而以盼心規淺效焉欲速之心欲則計疏於太驟而此行彼碍反有所不達矣苟小利之心則見局限於一偏而細獲鉅遺反誤大事而不成矣可不戒哉

病根只在欲典見字心纔有欲便速心纔有見便小欲速見小亦是為民好念頭速固好小利亦好只怕不達害大耳不說壞二項義更深一層

葉公問于孔子曰吾党有徑直于躬之人者其父攘羊人羊而因以證明之可謂直矣○子曰吾党之直者異于是子有過也為之父者但伸義方之訓而過則為子隱父有過也為之子者但伸幾諫之道而过則為父隱父子相隱雖不求為直而自不拂其不忍之中矣何必証父為直哉

曰直躬一躬之外子父亦不知矣葉公是問詞非夸詞直本无隱何以相隱為直蓋父一定不忍言子之過子一定不忍言父之過其本心也若証說出來不是治名即是避禍把本心尽行曲拆埋没而後有此惟欲隱即隱直達本心別无委曲雖是隱而直却在其中矣是脫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莒父魯邑名宰是邑長政宰之政 **子曰無欲速** 其戒無求目前之效 **無見小利** 戒其無見些少事功便以為利 **欲速則不達** 不達是限下時勢之難通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大事是天下萬世大功績不成是不成就○提題政何常諱速亦何嘗諱小然天下事有是乎此而通于彼者自然之序循其序則不期達而自達而非厭遲而求速又有此立而彼從者自然之勢則不期成而自成而非累小以為大總見一偶而民物之理備一事而學問之道存方切莒父為宰之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吾黨指葉邑之党直躬謂躬行其直者字指人 **其父攘羊** 攘是物自來而取之 **而子證之** 證之是証○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吾黨指吾道言直者亦指人 **異於是** 異於是言不同於証父攘

去形迹而獨挑其一點不容已之至情直刺骨之論
〔附解〕李衷一曰石碏不隱子厚李璀不隱父懷光又當別論。
樊遲問求仁之方夫子曰仁只在存心時而居處此此心肅然恭而心存於居處矣時而執事此此心凛然敬而心存於執事矣時而與人此此心悃然忠而心存於與人矣操存之密雖之夷狄而恭敬忠亦自无棄時也即此是仁矣
仁渾然无可指名試看恭敬忠時心中无一毫夾襍走作即此見仁不是持此以檢束此心方是仁恭敬忠三者夫子非以誨遲因其不知仁故逐件點醒他既知此三者即是仁便知不可須臾離雖之夷狄不過極言其不可棄耳不必又于夷狄上尋事操存之熟自不可得而棄亦非瑕之勿棄
行己全章○此章重行己有恥一句首節行己而達于四方非恥之藉用者二節敦本得恥之大節三節有守尚不失恥之防維末節則无恥矣即有他才能何足覩
此論士貴有恥以完行也子貢問曰等人也而謂之士必將何如斯可稱謂之爲士矣子曰士必自重而後可爲國

直子之父爲子隱爲字有委曲意隱是遮蓋子爲父隱此句見不證父意直在其中矣此句夫子不是以隱爲直但說其所說無拂天理人情在其中指中心○擬題篠歇子曰直在其中正言父子不能不隱之中若謂以說爲直父與以証爲直者何異

樊遲問仁問爲仁方法子曰居處恭居處是燕居恭是心不慢也執事敬執事有所執持以應事敬是心不肆與人忠與人是與人相交忠是心不欺○擬題此題要知恭者當肅不怠敬者兢業無適忠者真寔不欺令中外總是一心隨他所存特借境提醒雖之夷無非恭敬忠并因居處執事與人而有也狄之是往夷狄亦不离居處執事與人○擬題此題見夷狄亦人所衍蠻之境亦吾人所証驗之地之者與恭敬忠而俱往不獨身所之雖字包中国在内不可棄也不可棄是純此恭敬忠之心自不可得而弃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問何如可做其上品子曰行己有恥行己是立身有恥是不爲聖賢豪杰之恥使於四方奉君命出使外國不辱

家重必其本日行己常有所恥而不爲大防立矣行不爲然後可以有爲由是使于四方或以政事或以應對何莫非君命也又不以无才而羞辱之若此者品卓而才表可謂士矣○賜又曰敢問其有恥不辱之次夫子曰孝弟士之根本也孝乎于家而宗族稱孝焉弟乎于人而鄉黨稱弟焉此亦行己可恥而爲士之次矣○賜又曰敢問其爲稱孝稱弟之次夫子曰言行士之樞機也言不擇是非而必于信行不問可否而必于果硜硜乎然雖不脫之小人哉此于通變之大人固爲有間而即其持守之堅抑亦行己可恥而爲士之次矣○子貢意不足于今之所謂士也曰今之從政者方之士焉何如夫子深爲不悉而嘆曰噫斗筲器量淺小之人吾不知其行己之何如矣一身一家之外何知焉能容能受之量矣有焉何足算也蓋士品雖高下不一總之不得舍有恥一途以爲論列地矣。
不曰立己持己而曰行己蓋不在株守一身凡己之運行周旋處皆本一念之廉恥以自防閑惟恐行有所歉而已之分量求完使四方即己之行處也負君辱國即屬己之恥處當時列國猜危定傾全憑使命特奥此以律士見真能以一己係四方之望者也故可曰士○孝

君命詞令之有卑亢之得体生死利害之不屈于君命自先不蓋辱他可謂士矣立行既無破綻用世又有作爲是側宗全的人品○曰敢問其次次是次于有恥不辱曰宗族稱孝焉宗族是同宗共族之人稱孝是孝名于家也鄉黨稱弟焉鄉党是吾鄉本里稱弟是弟名于鄉○擬題孝弟可以橫天地塞四海此何以居士之次以宗族鄉党之稱限之也○曰敢問其次次是次于孝弟曰言必信執定必要信寔行必果執定必要果決硜硜然硜硜是小石堅確狀他必信必果少些變通小人哉○擬題信果無病病在必字上小人不是器量狹淺只是拘泥不化不到大處以硜硜之皆天地之心以小人藐君子之脈故不徒曰小人而必曰硜硜然小人蓋不與小人皆其情而與小人類其家然字可味抑亦可以爲次矣也是行己有恥之士故亦可列次于士勿說不足詞○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從政指當時大夫勿指足三家何如問可爲士否子曰噫意不平之歎斗筲之人斗是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總是形容器量容受之小○擬題斗筲乃鄙薄之詞而嘗

弟是行已大本領稱孝稱弟正見其已之有是行而恥
亦勵于家鄉間待其在一身上未尝張拓宇内故次之
言必信行必果只是不肯為无恥○子貢見今之從政
者傸然以士自命世亦以士爲之心竊不痛故舉以問
斗筲是借言此即訊器小之意
夫子為傳道計曰吾道之傳中行所屬今不得中行而與之
之吾道將誰屬乎吾為歷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志向高遠而不齷齪其气概可與也狷者有所不為執守
堅固而不濟倒其防檢可與也負荷纘常世當世道非斯
人而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此直剖出千古任道的派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千古
聖人俱是狂狷做成的與之者以千斤担子交付之也
這担子非狂者担當不成非狷者撑扶不住信斯道的
派不在世間窠臼之中
南人全言○引南人言忽又引易言此處正要悟是味發覺
江論不宜以南人言與易並看蓋以无恒出于不占不
重在取羞上如此不但不占二字費解且味嚼無味將
兩引言兩斷詞一段離世外情味欵机趣亦覺沒矣
夫子思有恒曰甚哉人之不可以无恒也吾聞南国之人有

便拙盖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之**何足算也**不足數佢是上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中乃性命之中行乃依本体以作用謂以中道而行者與之謂以中相授受不得非謂世代之際無中行也**必也狂狷乎**言所與必是此兩樣人且虛說勿云可造于中行**狂者進取**進取以志言是超然獨往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之謂**狷者有所不為也**不為以守言心上斷然有所不屑非徒矜持于事為之迹○擬題不為分而曰有所是心上有所決擇有所操持不是一無能為之人也不専在事上論作文宜識此意

子曰南人有言曰有言即下二句南人是南國的人**人而無恒**恒常久是無心之**不可以作巫醫**巫為人所祈醫為人療病**善夫**是信其言之善○**不恒其德**立心無常久之德**或承之羞**或非一人之詞承進也羞辱也二句皆恒卦爻詞

○**子曰**易詞下重下子曰二字者見圣人當日深痛無恒轉思轉戀勝不覺而忽作一嘆的光

言曰人而其心无有恒常其操業百无一成者即巫医不
可為矣味斯言也巫医且不可為況進于此如吾所謂善
人君子乎聖人乎抑又何望焉善夫其言之也吾又因易
詞而有感焉曰不恒其所得之德或承之以衆惡之羞○
夫子復為推原其故而嘆曰易之系人以恒如此彼无恒
之人此亦由于不向自心占卜而已矣使其能知有此自
占之法而有恒不已継善人而得見哉
恒是恒久不變之心非不徙業之為恒也引巫医為例
即一事无成意夫子善其言推開說○承奉也如人送
羞辱與他能占便是恒不必对經為占无恒便是不占
鑒吾心有无之易也此是歎詞不是推原其德之由
也子曰字勿株聲節更端再三發嘆思様做解
夫子嚴和同之辨曰中節為和也者爭于理之是非不
爭于見之異同君子合于理不必同于見而小人同于見
反有乖于理故君子是和不是同即同亦終是和小人是
同不是和即和亦終是同豈可不辨哉
通是辨和：雖與物无忤而自有節制剖量意曰不同
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須要從相似處別他出來若說相
反相成為和小人也有參商時節若說相附為同君子

易示**不占而已矣**不占是不自占驗於心非卜筮也○擬題此題重不占字亦要認得占意不是占易詞以承羞之机乃占驗于心之謂只將占字打動人本來愧悔之念口氣與弗思耳彷彿要說得醒發用不得煞局讀

者南人般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卜筮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者心無乖戾惟理是主乃率性体流出既不生合亦俱化和之中便見不同也○擬題新說有作五味調和之和看者有作中節之和剛柔相濟看者看來詳意較猜君子與人坦夷和易絕無爭競意氣豈不是和那非有意為和而入於同**小人同而不和**同者以情相徇曲而阿附同之中便見不和也

附解姚永言曰和同都作與人之心看如上殷相爭如虎下殺不失和氣此和而不同也外若指天誓日中实落井下穽此同而不和也

也有倡和時節惟外貌俱肖而中情較然故須剖出
論士于鄉古之制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可為矣
乎子曰貞至德者固雅重于時何至舉鄉之人皆好之求
可信以為是也又曰若然鄉人皆惡之何如可為矣乎子
曰抱獨知者固不諧于俗何至舉鄉之人皆惡之未可信
以為是也鄉人豈无善者乎與其皆好也不如鄉人之善
者好之鄉人豈无不善者乎與其皆惡也不如其不善者
惡之君子樂其同清小人詆其異己則人可知矣
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故古者取士于鄉子
貢問皆好是本意皆惡一問因皆好未可生出來的益
既無公好必无公惡也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未可是
未定意不可說煞善不善非平說要把善者爲己之好
參之以不善者異己之惡而人之有善无惡始定耳
夫子示御下之道曰在上者操喜怒用舍之權一於子道
而已君子之于人易于事而独难于說也故同一在下之
奔走假令多方迎合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則
就其一材一藝隨器而用之何說难而事則易照小人之
于人难于事而易于說也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
人也則不勝多方迎望求其全備焉何說易而事則难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皆好是盡一鄉之人皆愛敬他何如是問其人之上矣
子曰未可也未可遽信其賢鄉人皆惡之皆惡是盡一鄉之人皆憎惡之何
如亦是問其可爲矣否○擬題何如諸何如此題上何如是衆好中衡豪杰品格下何如因爲所好者
既不質又從衆惡中衡豪杰品格不得人品於所惡則得人品於所惡要把兩何如來相照應方見有情
子曰未可也亦是未可遽信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善者是鄉人中
一二善人好之是好其與己同其不善者惡之不善者是鄉人中一二不善人惡之是惡
其與己異二句合看方見其矣○擬題人品觀好惡
好惡觀善不善又誰爲剖別全靠自己眼光起出鄉
人之外不然總是没把柄語耳看其字原不與好乎
其法以端方之月旦爲主而以背小之雌黄爲佐而
板之題意如此即子貢之問亦皆好不得而後求之
皆惡也用交互者失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君子只是一個無我非有心于爲易但自人之事者
投而說者難則見以爲易難耳說之不以道所謂迎逢是不以道的不說也不以

難易之間而君子小人于此判矣
以君子作主須重一道字易事难悅與下二氣噴去方
合而字及其字意若說解說上文便類推原道以悅形
事要在易中影出难來难中影出易來總是寫情人才
之意
夫子以心体定品曰君子循理者也常舒泰自得而不可
謂驕小人是欲者也常矜驕自恣而不可謂泰蓋有意爲
泰即見驕端有意去驕必非真泰驕泰之間理欲之兩有
不同者如此
四書商諸生問驕泰之意季偶云和同周比從処人言
驕泰就己言驕泰俱有克然自足之意却細看自不同
此小人亦自立門牆之人凡居之不疑逍遥自適俱是
驕一分邊
夫子欲人埤仁体曰人之真心有不屈而剛者有不息而
毅者有重厚而木者有遲鈍而訥者此皆真心未漓有此
真心即是仁体故近仁非以由此至彼為近也
勿徵於看之真心未漓看有此剛毅木訥的真心不屈
不撓未雕未琢本真全不受傷故曰近仁仁体难知亦
难名故夫子指其相近似者令人一轉參而仁体可得

道與君子秉道之心自然不投故不悅不是欲阴奔競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及其二字
根上來使人是我以此道任人人以道事我器之則隨才器使凡一才一藝皆得自獻此皆是至公処恕
不足以盡之○擬題器之謂因材造就尚是第二念君子之心萬理咸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盡其則
意小人難事而易說也难事是難其奉事易悅是易得其懽心說之不
以道說也小人惟欲自是不以道亦悅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及字根上
求惟不以道便使人不得其道故必求全責備正與君子相反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泰是自得仰不愧俯不怍此身絕無牽絆而舒泰自如那有驕
小人驕而不泰驕是傲人任人有好處他只不激在眼裏一味把浮氣狂態凌駕過去
子曰剛剛有勁骨可以任重毅毅有忍力可以道遠木木如不雕之木質朴天然絕無令色
訥訥是言不出口絕無巧言近仁剛毅可以任仁木訥不至鮮仁故皆與仁相近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此是問士名而求其士之實子曰

也剛毅木訥仁之影子也

子路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夫子曰士之養從德性中來其與人也情意懇到切切如詔告詳勉偲偲如和氣流暢怡怡如此以德性用事士必如是而後始可耳有此純養則觸境而流自其處朋友時覺其嚴切意多而切切偲偲自其處兄弟時覺其愉悅意多而怡怡即此益徵士品矣

切切偲偲怡怡用个如字只一句分折不開是描出一个見成中和的氣象來正與行行如過別涵養却在前一步朋友二句是養成德性觸境自呈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

夫子思善人之功曰善人純心質行平日以礼義教誨乎民且七年之久則皆殖深矣固非專為講戎兵計也然礼義既明人心自奮亦可以即戎而敵愾禦侮矣豈必舍教化之外而別談兵政哉

教民乃是教他為善與即戎絶不相関却又相関最可思蓋教至七年之久民亦為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可以即戎味亦可以三字有斟酌慎重之意

夫子為輕用其民者發曰民必教而後可用如徒以刑法束民素不教以礼義而好大喜功一旦驅民以戰則此不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切切是情意懇到偲偲是言語詳勉怡怡是氣度和悅如字描上有非不盡之意 **可謂士矣** 承上二句來 **朋友切切偲偲** 朋友以義勝遇着朋友便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 ○兄弟以恩勝遇着兄弟便怡怡 擬題兄弟朋友推義克類非蛇足也講須云當一觀之朋友而見天下之人苟非其燕僻以相比者則此意尚存也再觀之兄弟又見天下之人苟非其賊恩以相夷者則此意尚存也見朋友可以尽切偲不可以尽士兄弟可以尽怡不可以尽士意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 善人是純心質行之人教民是平日教民礼義且至七年之久 **亦可以即戎矣** 即是就戎是兵亦可二字在有勇知方說來○擬題善人培植民心之功不獨養元氣且可以振神氣教民七年雖非為即戎討但元氣既固神氣自奮以之即戎抵亦可

子曰以不教民戰 以是用不教民指平日說戰是攻殺擊刺 **是謂棄之** 是字承上說棄是故其民于死地[illegible]

教時即是棄民安望其能求威制勝乎

以字棄字相照不教非不教以攻戰但不教以礼義耳當其不教時已自棄民了特未以之戰也

此勉以有為也原憲問何者可恥子曰不問邦有道无道皆君子有為之日邦有道漫无建明而徒食其谷邦无道漫无建明而徒食其谷是誠可為羞恥也明于恥之所在而国家自得收养廉之报矣

憲性狷介只曉得辞祿养廉夫子却進之以圣贤豪傑大作為邦有道正該用世却只食此祿全无撑持邦无道須思済時却只食此祿全无挽回這纔是恥若只把而不食祿躲閃過了一生安見其能免恥恥須知有道而為巢許无道而為沮溺皆躲不过一恥字

原憲問曰人情之私有好勝而克自矜而伐忿恨而怨貪恋而欲茲欲極力遏持使之潜伏不行焉則去妄之净或还真境可以為仁矣○夫子曉之曰四者不行是提一念以当衡决之衡豈不謂難然以念防念初非无念之念吾不知于仁者清虛之境何如也子其自知之可也

不徒不必言强制使不行憲正有心去此四情常恐不能故想像而商于夫子曰如能克伐怨欲不行這也就可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憲 即原憲 **問恥** 問士人所恥何在 **子曰邦有道穀** 以功詔曰祿无事食曰穀 世治不能分猷錯采 **邦無道穀** 世乱不能扶危済傾而但食祿 **恥也** 承上說不能隨時建立祿祿素食乃為可恥○擬題此題勿单重有道只平平說去而輕重自見覺語意渾然二句一氣講下要醒出却祿易不虛所祿難方得夫子廣原憲有不為而進之有為本旨兩谷字不但求祿而已僅求功足以稱祿即不素食亦不脱與世浮沉一流聖天享有萬鍾即无功可見其中自有隱然維係処

克伐怨欲不行焉 氣盛好勝曰克自矜曰伐憤恨不平曰怨貪得无厭曰欲不行是萌於心即制伏之猛力遏使不得行 **可以為仁矣** 為仁言欲遏而理自存可以為純理之仁着個矣字非疑詞分明寔以此為仁但畧畧質之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 是難與人之難制者力制之將四者一切遏抑使不得行其所着力処即其所得力処是誠可以為難 **仁則吾不知也** 吾不知謂未知本原処如何不知是未定之詞○擬題克伐怨欲不行境界保

為仁了此正其難詞也　难字即先难之难原无病痛
然要看本原処如何若其不行出于自然便是仁若出
于勉強便是未仁而其自然與否亦未可
知也此正夫子引其自知
大全饒双峰曰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
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还重欲字為得
主腦
夫子清士心曰人于世味不淡者必于道味不真以士也
而犹然怀念于便安之居是求安之俗情而怀土之小人
不足以成為士人之品矣
居不止居室凡一切適意之境依恋不舍者皆是怀字
病根最深不足為士就在怀居上斷之不必又推開士
而二字有味因士名居尊故还以其名愧之
夫子為人立言行之準也曰君子之言行一也而所遭之
不同邦有道无所諱忌之朝也蹇蹇諤諤危其言而无委
曲磊磊落落危其行而不曲謹此惟有道之邦然耳若邦
无道其危行也豈能異于有道哉但言則遜順而不激耳
如此者可以淑善世可以善身不易之準也
宋羽皇曰重行一边意若曰君子処有道固言與行而

是微妙不可言說不可臆測故下個难字說個不知
字正教他自参自會未易舉以示人時作將难與不
知俱說坏矣

附証　宋羽皇曰克伐四者不行如淮陰背水之戰漢
高垓下之追這番厮殺真正是天下第一緊功莫
容易看過

子曰士而懷居　品格超於凡民之謂士懷是念念在此的意居是意所安処乃居心非居処也
不足以為士矣　如云不得名他做士自居心不淨說

子曰邦有道　君相皆有其道直道可行之時　**危言危行**　危言有舉世不敢言独彼敢言危行有舉世不敢行彼独敢行○擬題此題諱有道勿將治字混過有道之世元気流通門戶不生世間只在這條路上走故只須直任本性而出之不倚名不倚節非意氣用事只是当言当行的无所顧忌人見以為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見得以安者予世自不妨以危者居身意
邦無道　君相皆无其道直道行不得時　**危行言孫**　危行是不改節意言孫是委曲不抗激非避禍之謂○擬題見得

但危即无道之世行亦危而不变所孫者特言語之間
以檢点以出之耳清其質而泄其文弱其志而強其骨
此正見君子經權之妙
夫子欲人涵養此心体曰德與仁人心之真也有德者出
詞当理必有言焉若有言者或未出于由衷不必其有德
也仁者秉賦剛大必有勇焉若勇者或未根于天性不必
其有仁也蓄德体仁者宜厚植其根本矣
此蓋恐言勇之乱德仁而欲人之探其本也德之言仁
之勇從无処知有言之德勇之仁從有処見无可見學
貴務本
春秋時尚権力輕道德南宮适有慨焉而問于孔子曰羿
善射奡盪舟何其雄也然一弑于寒浞一誅于少康俱不
得其死然禹平水土稷播百谷身親耕稼何其微也然一
則王于其身一則王于其子孫而皆有天下夫尚力者亡

士大夫當有憂国之誠不必有憂国之語有能任之
才不可无能讓之才名理不孫為之争道德不孫為
之覚奏对不孫為之訕謗與至上不孫銅其身與君
子不孫折其才與小人不孫舍其恨就孫字発議○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本躬行原不消在口裏說太就把來說亦是他心裏自然而有的如数自家宝了了分明必定有言
有言者　○擬題必有言有言者此題必有言是蘊藉中自然之発洩无言固韞天地之藏有言直抉玄黄之秘若徒有言者果自蘊藉中來乎上定発下嘘含
不必有德　若只在口裏会說或只那裏所过見言非從中心発出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　仁与天下為一体若抑遏我一体之念使如自身受傷激発起来其孰能禦必定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若只外面激発或是假借名義未必出於中心故不必有仁○擬題德仁必有言勇非必以言勇言也言勇不必有德仁非尽无德仁也原說煞不得兩必不必字可玩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南宮适即南容　**羿善射**　羿是有窮之君善射是以射著名　**奡盪舟**　奡一名澆盪舟力能陸地行舟　**俱不得其死然**　俱死非正命　**禹**

尚德者王此固千古快心之事亦千古快心之論也夫子无庸于答适亦默会夫子之意而出夫子美之曰有是哉不貴力而貴德定其品君子哉若人乎由此而論其心尚德哉若人乎吾于适乎有取

适之言似開非問妙處全在說不了說羿奡不言其篡逆而言其善射盪舟說禹稷不言其有功德于民而言其躬稼此正精神注射処羿奡自負絶世之技力无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然耕者賤業而反有天下傳之无窮可見成敗禍福一毫不由人安排惟在反身修德而已然此意却在言外妙在不露夫子不答其論已是无容再答也徐而玩味轉見深長故于其出而反叹美之君子以人品言尚德以心術言惟尚德所以為君子只一意

稷躬稼而有天下 禹是夏禹稷是后稷躬是親稼穡犬有功於百姓禹王於身稷王於子孫

夫子不荅 默許适言而不荅○擬題此題不荅若見得羿奡亡禹稷王此已定之天也又有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有如羿奡而得其終者凡事應之必然有慘而或不然此又是未定之天夫子於此処亦难顯言之全非有所忌諱而不荅之說如以一死為羿奡愧不如曰死亦好不死亦好也以天下為禹稷光不如曰王亦至不王亦至也

南宫适出 默契夫子之意而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二句已極贊揚若人俱指适○擬題此題旧俱以上句作人品下句作心不知夫子弟與他羿奡禹稷之論合下便見得他有尚德之心故以君子與之而后揭尚德以寔之盖深明其尚德之君子也串看始得惟君子始尚德惟尚德乃所以為君子千載之上惟君子立德千載之下惟君子尚德夫子之歎乃以深荅之也

考羿 偃姓年二十習弓矢楚有狐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无脫羿從之學尽傳其道又聞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

徐自溟曰适所問抑力而尚德大合夫子作春秋褒貶之意蓋夫子何為而不荅蓋夫子作春秋誰毀誰誉之心也原非曲為亦析今适已據禹稷羿奡之事跡而直言之則夫子亦只留其意以俟後人之是非也此所以自忘其不為荅也春秋之義有案而无斷夫子亦与适争其案而已

陳獻子曰适是尊德力並較夫子独称尚德益見其貴力乎不談始終是不荅意子不語力居其一

又学射夏太康之立恃淫弗恤国事遊畋十旬弗帰羿距于河太康失国及夏后相立羿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鉏遷於窮石信任寒浞浞娛羿于畋八年帰自畋羿徒逢衆取桃棓殺之

奡 一名澆寒浞之子也初羿為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奡力能陸地行舟浞使奡滅斟灌斟尋氏處奡於過夏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奡於過有窮遂亡

稷 名棄帝嚳之子母有邰氏女姜源為嚳元妃姜源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皆避不践徙置林中適会人伐木又遷棄水上飛鳥以翼覆之源以為神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乞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麻菽及長好耕農相地宜以為稼穡民皆法之堯聞舉為農師天下享其利至舜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夫子為色取仁者發曰君子之心原是天理但檢点不到片念出入其不仁之時容或有之矣若小人心体全是私欲求一念一事之仁不可得斷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可不亟反乎

這個小人直是色取仁之小人令人看他似君子一般故与君子相对不然小人之不仁何消説得有矣夫是想像懐度之詞不得着実此是夫子提醒人心語正所為危微之辨

夫子示忠愛之準曰父之愛子情也果若真愛决不容不勞其子凡策励之懲創之皆愛之所必至也欲勿勞能乎臣之忠君父也果若真忠决不容不誨其君凡啓沃之規諷之皆其忠之所必至也欲勿誨能乎為君子者其知之

不必説愛又須勞忠又須誨若不勞决非愛不誨决非忠此立忠愛之準以教天下之為父為君者能勿字乎字是商度之詞此一腔不得已之苦心要得死限展轉意非理勢必然之説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是成德者不仁着一念之微奈於欲有矣夫是容或有之〇假題此題見人所争者只不及操之心矣而君子所争者又在於操心之太恍盖至性熟處閒偶生恍惚則以君子視仁而係合以仁視君子而已矣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小人是悖德者者也是决言〇假題此題作文仁不仁須在心上説要講有矣夫疑詞未有决詞君子是仁的把個不仁来勘他而仁始可危小人是不仁的反把個仁来証他而不仁始可畏君子当慎防小人亦當亟反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愛是心裏愛惜勞是檢束其子做好边去二能勿字見理勢之必然 **忠焉能勿誨乎** 忠是尽其心於君誨是以言語引導其君〇假題此節題要知勞非在撫摩之外別有一術以告他正是撫摩之真心所寄斷圖之者誨非在悃欵之外別闢一路以煩正是悃欵之真心所委曲引之者作文須如此体諭〇假題誨字與諫字有別是消恍運用如飲水冷煖自知

子曰為命 命為命是做鄭国詞命達於鄭国者 **裨諶草創之** 裨諶是鄭大夫草創

夫子取鄭之和于朝故不辱于外也若曰鄭以小国而介於大之間其為詞命有足称焉則有謀野而獲如裨諶者起草而創作之有美秀如世叔者討求而議論之有知四国之為如行人子羽者修削而増飾之至于博雅君子有東里子産加文采以潤色之三子出所長而效之執政子産集衆美而效之一君何詞命之不尽善哉

此章不重為命重諸君子和衷体国上鄭小国也界于晋楚修好弭兵全憑詞命四子各盡所見既不嫌見己之長更不嫌形己之短同心共済不相忌疾所得詞寅協恭之意

王元美曰鄭国是子産執政　左傳裨諶三人皆子産所着叔向云子産有詞諸侯頼之可見子産能用三子之長不得解作四平

是創始做草藁也来四之字俱指詞命 **世叔討論之** 世叔是游吉討論是討求他典故議論他当否〇假題此題見得能討論者必審時必達勢必諳事机然此皆叔之識也吾以為有胆有学非胆以佐其識則必拘成跡不敢翻宿案必端故翻不敢露鍼命更非学以佐其識即敢翻宿案勢必牽成理即敢露説命勢必悖大經如此発揮總得 **行人子羽修飾之** 行人是国名子羽是公孫揮修飾謂冗濫者修除不足者増飾〇假題此題修飾二字宜透発文中宜云修好則玉帛相見修怨則干戈相尋則修意修詞命寔因之以為重餚善則嫌隙可消修怨則斉盟可哉則飾誤飾式命寔藉之以為光 **東里子産潤色之** 東里是子産所居之地潤色是又加文采使其華麗可觀

〇全擬此題要自立意発揮見得天子以布告四夷則王人之使逆於外邦盟于以遍示群侯則大国之辭通諸下邑最後以小国而克修此事者惟鄭今取鄭之命観之則皆草創修飾以及討論潤色之功也而裨諶始其事世叔子羽継焉子産成之相与為成謂非鄭之良哉盖不止如賦詩之大夫僅吝微言之感又非若記事之史臣止往年月之書所以徵其事不过小国事大之文而誌其人遂成大夫書字之例

考行人馬融註云行人掌使之官正义云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遇会同之礼從及时聘会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全旨○撥三段是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係不必主內夏外夷之説。

凡以明乎為命之重也

考裨諶名皮仕於鄭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国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国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詞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焉。

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黄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礼焉対曰是儀也非礼也簡子曰何謂礼対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礼天之経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実則之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礼之大也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还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喪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語我九言曰无始乱無怙富无恃寵无違同无敖礼無驕能无復怒無謀非徳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子羽公孫揮也能知四国諸侯之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佐位貴賤能否又善為詞令

此亦是春秋字之嚴也或問子産子曰此乃重施恵澤于國之人也○問子西嘆之曰彼國如是哉彼國如是哉○問管仲許之曰此亦當今之一人也曾為奪取伯氏駢邑之封戸三百及至飯用疏食没盡年齒並無有怨恨之言蓋人止知僑之尚德串之定准仲之取伯而亦豈知聖人之去取固皆其隱而大焉者乎。

恵以心言子産治鄭如禁侈崇儉作封洫鎮刑書政本尚嚴然其心則主愛○彼哉猶云他那里直置之不屑道也語勿用出。○人也虚虚説是一個人品奪雖桓公然致其奪者仲也而終不怨佛是必有深服其心者乎此聰出仲之功來亦未嘗明露有功意當自言外求之

楊維斗曰仲之功多而徒言此者奪邑而人不怨德之至也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强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于伯氏諸葛孔明之于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

或問子産 問其人品下問字同○題恵東里子産搭或問子産句此題要知以文章政事立意潤色討命乃文章之優然文有餘政多不足故或人又轉搭其品。

子曰恵人也 此言人乃恵愛其民之人

○問子西 子西是楚公子○擬題搭上恵人何此題須得春秋筆法子産撫浙振撫民残虐之以恩此以細用恵也子西亦若以攻政在邪之積卻典非在于當世故或人問之意亦于子産之儔乎須知此聯絡

曰彼哉彼哉 猶云你問他你問他外之之詞

○問管仲

曰人也 言此人也是個人品者○擬題此句只見之業而人不覺振衰弱之局而人不怐則人之難成者至仲而克成其人矣此其人卻不可謂古今之一人而亦春秋之一人也作文須如此発意旁有生発

奪伯氏駢邑三百 奪是桓公奪以與仲伯氏亦大夫駢邑是伯氏封邑三百以戸口言

飯疏食 是言伯氏失邑至於穷老没齒

無怨言 没齒言其穷之久無怨言是心服管仲之功無怨恨之言

考子西名申楚平王之庶長子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

此夫子就常情言也曰貧富人所常有貧者其境逆于此而能泰然無怨殊覺爲難富者其境順于此而能退然無驕自覺爲易蓋亦自恒情观之矣

吾人寔地学問須從世味磨練過來方有得力處ヒ貧處富只是一個道理却將無怨無驕分別個难易出來要人常身体驗到處ヒ化齊地位誼欲人勉其难意較重

而公綽魯大夫也夫子曰爲老郎趙魏優也謂其可以坐鎮雅俗也爲大夫則雖滕薛不可也謂其不足以理煩治

子西曰太子壬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嫡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国大惕懼亡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国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止而弗聽及後勝與其徒石乞作乱殺子西子期于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懸棄公也○管仲故見器小章

子曰貧而無怨難 在貧是分之無怨是心無怨心难是常情所难 富而無驕易 富是分富無驕心無矜誇易是常情所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 公綽魯大夫趙魏是晋国二卿之家老是家臣之長優是爲之有餘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二小国大夫是任国不可言不堪任滕薛

劇也是故瑕瑜之在人原自不掩而国家之用人貴當所長

此訊學失官人之道特借公綽來論道魏滕薛亦供借論勿說出滕薛而短于才亦不必說劣重望尊闫小政煩意只見得綽只可做家老不可做大夫諷魯之意隱然可想

天地中和之氣與淳龐之氣而人得之爲人必無所虧欠乃謂之成人子路問成人夫子曰人道有智若臧武仲之知而足以窮理人道有廉若公綽之不欲而足以養心人道有勇若卞莊子之勇而足以力行人道有藝若冉求之藝而足以泛應隨其性所近爲入門而各有所長爲究竟則必有以文之矣沸其才且歸于中和其以禮樂乎此者履人道之所自始樂者樂人道之所自生也若此者涵養既得降衷無虧亦可以爲成人而不虚生天地間矣○既而復告之曰今之所謂成人者何必其如礼楽者然見利思義臨財無苟得也見危授命臨难無苟免久要爲

政者○擬題此題見魯勢由衰政日煩公綽有負乗之稱夫子不明言其不可爲大夫借滕薛以爲詞又不明言其短于才以優處起之作文要渾厚不得直露寡欲知才等語

者孟公綽 仲孫氏字公綽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子路問成人 問如何完全個人道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若字貫下四句 臧武仲魯大夫智是明足窮理 公綽之不欲 不欲公綽即孟公綽不欲是不貪欲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是卞邑大夫勇是果敢 冉求之藝 藝兼禮樂以泛應之才言○智廉勇藝字皆若四子而然人擬成則大概如此了然而語人曰若臧武仲未有不許之矣而非若臧武仲也若智而然而語人曰若公綽未有不許之矣而非若公綽也若不欲且豈謂自屈之學乎子遂無慊焉而意實可師豈謂不器之李木之亥焉而途不可廢如此講纔得若字之神也 文之以禮

平生之言也而不忘焉然誦之必践也若此者其人已足樹綱常振頽俗亦可以爲成人矣

全章礼樂上乘四子來做個影像使之自反耳若字甚活是若此類之智廉勇藝尚是氣質用事必須文之以礼樂方可若云莊樂善而飾中和樂善原屬天性如何可兼○礼樂就是這文全在心体上說合以吾心自然之天則就是礼從以吾心自然之天趣就是樂此必秩然雍然何文如之爲智廉勇藝做得恰好便是文非文彩也亦可以成人所謂成性以成身也亦正照着武仲等人未說○不重無才智上只應上文礼樂說下全要在今字上發出唯人昧節息於利非必不服危非必足死也須除察其當服當死與否只是一見利時便想着義上而不爲利所動見危時便把命舍着而不爲危所怵他初念定是如此久要即平生之言是自家期許之詞不是與人約信不忘只是必踐意不以時移勢変事不從心而生退步也三者皆涉薄之世所罕出故在今也算做成人此今字不對古字說

樂 文當陶鎔字看之字指智廉勇藝礼樂就心上中正和樂說○擬題此題礼楽字示今人動云文以吾心之中和便是無把柄亭間要知此礼寔是三千三百之経曲此楽寔是五音六律之聲容古人成童舞象學籥誦詩礼楽未嘗斯須去身所以陶鎔気質以化其才智使倆而歸於德性端在於此故曰立於礼成於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亦可對聖人自然盡人道者說○**曰** 既答而復言也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然字指文之以禮樂○擬題播上句出要根智廉勇藝文以禮樂落脲○下何須今字○大意云才與養合而人斯成乃俑必思及於今何也蓋責以成之道後備而引以成之路欲寛要以造乎當懷諸疑之想而衡人者不無論世之思也 **見利思義** 臨財思見利是義偲苟取意○擬題見得應違之人自懷慨之節而難是非之心利不足動之乃所謂思義者寧止一不取戒貪之於中若固挟然其不亂利故不能亂也以是爲可以學禮也本之於天者恒雖然其有制礼故不能謝也以是爲可以習樂也惧禮樂來幾更妙 **見危授命** 見危是當難授命不偸生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久要是舊約不忘是必踐意平生之言是平日期許之言○擬題此

此聯曰夫子舉武仲諸人原就今人中而勉以學向上路便所說今人何須礼樂只能信義無虧便好了乃就世而互相商確非自表其所能也但夫子則造就之情深而子路則感慨之念切

此章下節胡氏云是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出下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奬之正激子路不限于今之成人而進乎古之成人也

題講見利二句俱要將今字照人言今人不能而彼獨能的意思○蓋思義非但薄鍾鼎授命非但非鴻鏝不忘非但踐然諾當利害新故之處自覺氣定而意堅矣 **亦可以爲成人矣** 這亦字對上成人看

考 **臧武仲** 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聖人因孟孫羯誣訟于季孫季孫怒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関以出奔邾又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寝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註云武仲知齊將敗不欲受其田故以比鼠欲激其怒而止此所以爲智也 **卞莊子** 魯人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氏焉莊子性好勇遇兩虎欲刺之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則

公叔文子想是靜退廉潔之士夫子問公明賈以核其真曰果可信而無疑乎尓夫子之不言不笑不取一切淡漠之乎〇公明賈對曰以不言等告者過甚之言也吾夫子但時机已到然後有言正合人所欲聽而不厭其言樂處相投然後有笑正合人所共悅而不厭其笑義理恰適然後有取正合人所咸宜而不厭其取夫子曰如子所云其人也然以吾揣之豈得其人而遂已然乎吾不敢直以為可信而亦不敢直以為不然吾尚有不能已于察者焉矣

言以當令笑以示好惡取以可所納如何去得但貪賺者當其多而廉靜者常費其少而文子何便不惜至此信乎一間欲得其然也不是不信的時然後言乎文子之行正是分解上文不言不笑不取意須玩然後一字言

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乘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兩虎又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魯師伐齊莊子請從見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其功狀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公明賈是衛人事寔無攷 **信乎** 核實之詞 〇擬題此分明是聖人有不信之心而寓於信乎之問要虛虛得乎字口氣又要含下意隱隱發揮言以彼紛紛之口信耳乎信自然信自則素嘗可憑然安如此信目者 **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夫子指文子不稱揚之誠文子之行言笑取都是稱乎字疑詞 〇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 告是指以不言等告夫子

時然後言時見不時則不言矣惟其言合拍所以無言而人不厭之言而若不言也下做此其指文子然亦此也倘云文子之飾行乃至如此豈文子固已能如此乎只以記發之

夫子誅武仲之心曰臧武仲得罪奔邾復自邾如防而請立後于魯其請後也曰紇非敢私請句守先祀無廢二勳

夫子時然後言 時是當言之時然 **人不厭其言** 過其寔者過是言後言只是言不妄発 **樂然後笑** 樂是過可悅的事 **人不厭其笑** 無以取笑之山然後笑是不妄笑 **義然後取** 義是合理之宜然 **人不厭其取** 無欲取後取是不厭於取 **子曰其然** 其指文子然指時可厭之際言樂笑義取如此 **豈其然乎** 豈文子固已能如此乎總是不輕然之意〇擬題此題細玩其然二字以為天下不然文子則夫子亦一剎嘆以矣想不過因賈說到時言樂笑義取擬着自己揣處不覺得如此欣欣踴躍且作文宜認此關發

考公叔文子 衛大夫名拔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及其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以是挾據的意防是武仲所封邑求為後

敢不辭邑其詞非不善也但請後可也以防請後不可也
意益曰得請則避邑不得請則據邑益挾君以必從者難
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君之罪可勝誅乎
武仲請後不在奔邾之時而在自邾如防之日意以請
而得正防猶仲之防也請而不得防亦非魯之有也許
魯人必不得不從故曰要君○據邑以請其詞若順其
意定有所挾當時之人都未見他這意思故特拈破之
是春秋誅意法
夫子於桓文行事之隱曰晉文齊桓皆以力假仁心皆不
正然其行事之隱人不及知者則晉文公所尚者權謀所
使者詐力陽誘于此而陰攻于彼不嘗有一光明正大之
爲譎矣而不正若齊桓公執信以睦隣仗義以興師小利
不乘詭道不由正矣而不譎然則桓公非全無譎者但未
至文公之甚耳
此言伯道之不足尚初非許其優劣管文也不能及齊
之所爲乎況欲學二公而又差者乎正非大中至正之
正也行事近正耳夫子許桓公之正亦猶管仲之仁此
各就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是不堪細論亦不當拈定一
二事論

是請爲魯君立他後嗣次言其要君**雖曰不要君**雖曰是設詞要是有挾而求**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是行事詭詐凡陰謀取勝皆是不正是不出正道**齊桓公正而不譎**正是行事由正道凡仗大義以服人心皆是不譎不尚詭詐○摠題齊桓公將至子糾此題要知齊桓亦未必正但尊周一事稍近於正耳卒殺弟假手魯人殺而曰桓公殺可見是始以尊周表其正也終以殺弟表其不譎以成譎也聖賢二語則齊桓之品定矣作文要得此意

考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周唐叔虞之後獻公之子也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已成人矣獻公卽位信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又使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奔狄在外十九年而得入年六十二方卽位重耳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重耳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后必无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后必無復重耳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重耳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权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伯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权又知萬世之利

全章未仁以所存言如其仁以所被言當時忽可以死者事使之分已明也仲亦可以不死者君臣之名未定也
夫子第取其功已哉
二章總見仲可以无死也子路問曰昔桓公先入得國使魯殺公子糾于生竇糾之傅召忽行入齊境刎而死之管仲覓入齊而不死由因疑而斷之曰始謀共佐糾爲徒生不免未有仁愛之心乎○夫子曰仁者期于濟世而世乃苦于戰爭桓公身爲盟主九合十二國之諸侯爲尊周攘夷之舉當時不过明大义昭大信初不假兵車之力而成大功者十二扶周室者四十餘年皆管仲內謀外斷之力也如此其爲仁如此其爲仁而猶以不仁責之者豈其爲偷生而无益于世者與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公子糾是桓公之弟襄公之子故言公子**召忽死之**召忽是糾之臣死之是死糾之難**管仲不死**管仲亦是糾之臣不死是不死糾之難**曰未仁乎**仁指理言子路疑其害理而未仁**○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與糾同是督率合是会集去尊周攘夷**不以兵車**以是用兵車皆攻戰之具**管仲之力也**力是輔相之功**如其仁如其仁**其指管仲仁指尊攘惠澤及人言○摠題桓公

子糾雖死于〔魯〕寔出桓公之所使故曰桓公殺公子糾
未仁乎以心術言看一日字分明叙当之后両々相形
未字乎字俱宜体貼○九合全重尊周攘夷上不以兵
車只以大义大信去服他方指内謀外断言仁字看民
到于今受其賜句自明如其仁註添雖字未肯此如字
緊頂上文言管仲是這様仁是這様仁你如何説他不
仁。

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其証也説者直以為九会諸侯
至数桓公之会不止于九則又為之説曰衣裳之会九
餘則兵車之会也可謂陋矣。

章旨下章此題須知子路未仁之問責仲不死子貢
非仁之問責仲又相夫子称仲之功以見其仁不責
仲之死以見其无害於仁不是
両平意思作此合題要会這意。

者齊桓公 姜姓名小白太公之后僖公次子也僖公
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無道鮑叔
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无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
奉公子糾奔魯々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
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叔牙言于桓公以為相及管仲相桓公桓公一戦
而帖服者三十一国南伐至召陵北征典諸侯徧
牲為載以戮力同征西征攘白狄之地反旂于絳
大朝諸侯于陽谷終桓公之世滅国者五城国者
三乗車之会六兵車之会三至於葵丘之会一明
天子之禁王室頼之○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管仲
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
曰易牙何如对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

全旨此章子貢之意重在又相夫子就緊接相桓説他有
許大功業末節只反言以見桓原少不得仲之相不是
分釋上文語。

子貢曰賜观管仲其始非有仁愛之心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徇糾而死乃又從桓而輔相之仁者固如是乎○
子曰子亦知管仲之相業乎自管仲輔相桓公遂伯持諸
侯而為盟主北伐山戎南伐楚一正戎狄乱華之天下而
轉為周民到于今就裳如依并受其会盟攘夷之賜向令
死于子糾而微有管仲世胥為夷吾其被髪左衽矣○惟
世不可无仲則仲不可不生豈若匹夫匹婦之兇念于天
下而执為信諒也止慷慨殺身自経縊于溝瀆而无補于
世泯然莫不為之知暁也仲蓋自為以相行仁直令天下
至今尤能共諒而知之者矣

非仁主貪生説與上章重不死者有办不能死勿説不
死玩一能字正責仲貪生意○管仲之功只是一匡天
下到今句又承言之一匡一字極重言天下名分体統

開方何如对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豎
刁何如对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
公不用仲言近用三子桓公卒五子争立各樹党
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虫
出于戸。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非仁就忍心害理言**桓公殺公子糾**見桓是仲之仇**不能死**大义已不是了**又相之**相是輔相桓公其言大义之不可○擬題作文須云將謂懐才未試一死不足以緊責則当爭国之時何不免糾於死而必佐桓子伯得謂擇君而事能足典有為則当出奔之日何不奉桓以去而必相桓以終以不死責仲々々或可以逃其責以相桓責仲々々其无辞意○**子曰管仲相桓公**相桓是經營四十年国政**霸諸侯**九合十二邦諸侯為之長**一匡天下**匡正也指尊周攘夷○擬題一匡一字与典一変一字同有甚故非新意**民到于今受其賜**到于今自管仲至孔子時受賜受一匡之賜**微管仲**微无也当時若无管仲相桓公功業**吾其被**

仲寔一舉而正之此処仍須照顧伯功。切勿謬得太過。徵字不必說管仲若死只說此時若沒有他相桓便了。吾其句言天下皆化為夷狄也不樣夷同是夷狄之禍。不尊周亦成夷狄之俗。○匹夫匹婦了然一身无関天下者諒是避忌嫌疑要此心見信亦不指召忽莫之知。只死而无益不重声名上夫子從旁論他言仲后來既有此大正宜爱惜此身為建功張本。当初豈得没奈要便死了。

此是夫子揭明价休休相臣之光以居天下衛有公叔文子之家臣其后為大夫名僎者與文子比肩而同升諸公朝何文子之略无忮懻无猜疑也。○子聞其事而賛之曰文子之得謚為文也當時公孫戍挑謚與而請之衛公全貞恵而錫之不。必其及此也然即此可以為文矣不必俟開其他也

首句是書法公叔得謚為文本以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使社稷不辱初不為其升僎夫子于既謚后。獨有此事後称而嘆之若曰弗問議論之义如何即此一事可以為文矣文字不必粃点提極其許可之詞。

髮左衽矣 被髮是披其頭髮而不束冠左衽是左其服襟而不正服皆夷狄之俗○擬題民到于今至衽矣此題到今受賜正是言后世被澤而当時之意便已在内吾其被髮左衽又極称其臣天下之功断然不可无仲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匹夫匹婦是无識見者諒是固執小信豈若言豈似像這等人 **自經於溝瀆** 自経是自縊而死因投其尸于溝瀆 **而莫之知也** 是身名俱沒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臣是文子家臣大夫是后擢為大夫僎是其名也事寔无攷 **與文子同升諸公** 同升諸公是文子存之此已同進為公朝之臣○擬題不曰文子與同升而曰與文子同升若僎自致之者更見文子不将夷而泯其迹処 **○子聞之曰** 閣之 是文子沒后夫子聞此荐僎之事 **可以為文矣** 文指心事光明說○擬題全在可以二字 生死兒謚以尊名節以一惠眡名之浮于行也衛大夫枝於其子戍請所以易名者而謚曰貞恵文子吾以貞恵可置也録其文而可矣修鄰恤飢可置也録其與僎同升可矣

衛灵公爽倫做數綱紀不張夫子常言其无道也季康子問曰夫如是其无道也奚為而位不至于喪失○孔子曰衛有仲叔圉者長于擯相而治賓客有祝鮀者長于宗祀而治宗廟有王孫賈者長于將略而治軍旅。有此三臣而用之各當其才故四隣交好鬼神无恫封疆有備夫如是奚其喪夫以圉之忞〻也鮀之佞也賈之媚灶也用當其才猶足為国故治国莫先用人。

夫子对康子說総有深会喪失位也與亡国不同○賓礼祀礼軍礼皆国之大事治賓客有人則隣好无虞治宗廟有人則神人胥悦治軍旅有人則緩急有恃三人勿說太好只重用各當其才上。

考 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衛国凶饑夫子為粥與国之餓者是不亦恵乎昔衛国有难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听衛国之制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為貞恵文子观此則文子謚文不尚在荐僎一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言是私論无道指身爺失序說 **康子曰夫如是** 指无道 **奚而不喪** 何不喪亡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 仲叔圉即孔文子治賓客是待鄰国來聘問之使 **祝鮀治宗廟** 治宗廟主祭祀之礼 **王孫賈治軍旅** 治軍旅主簡閲訓練之事○擬題治軍旅非衛嫺于備武兵巧于歭賈也蓋賈有奸僉可恃之材无庥之于楓項滅滅之地何以磨耗其雄心角桀驁难馴之氣第柔於維容昭格之場何以消融其勇力如此殊識絶高。**夫如是** 承上用人各当說 **奚其喪** 謂国得人保故不至于喪○擬節題此題三治字要看乃是中治也蓋治賓客者善我文告輯我往來治宗廟者飭我俎豆将我烝嘗治軍旅者牧我疆場壯我威武夫如是則賓

夫子惕人以為曰心於必為者，必顧其精神力量如何，事勢如何，言自有不能放者。大言不慚，必未休驗其事之何如，不待其為之日也。就此肆言之頃，已知其无能為矣。不是要人緘口結舌，正要人竭力去做，難以免此内愧。士必深沉不露，方能做出寔際事業。若只妄自稱許的人，一步也沒餘，故曰則為之也難。

客得人国，蒙可强；宗庙得人国脉可延；軍旅得人国威可振。衞之所以宜丧而不丧者以此。

考祝鮀 衞灵公二十九年，会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衞大夫子行敬子言于灵公曰：会同难，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辞曰：臣展四体以率旧职，犹惧不給而煩刑書，君又其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廢，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无事也。公曰行也。及皐鼬。○仲叔圉見上論敏而好學章。○王孫賈見上論媚奧章。○衞灵公見后問陳章。

子曰其言之不怍 言是无忌惮言語，不怍是无羞愧心 **則為之也難** 能為是行难，是不能行其言。○擬題為难，即在不怍時見，則字以氣承上，以氣極急。不怍二字，圣人激発人必為之志，與謹言敏行恭意充于。

全旨 圣人以正討陳氏，以意討三家，倚者之機未也，而扶危之兵已應，大誅論大力量，不可以兩个不敢不告從作傷感語。

齊陳成子弑其君簡公，君臣之变也。○時孔子在魯，已告老矣，即欲因此變，竭精神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為臣而弑杀其君，請以魯国之衆討而誅之。○公乃不自命，而曰尔往告夫三子。孔子出曰：是請止以吾曾從大夫之後，亦有討逆之責，国之大事，不敢不告吾君也。告乃以三子之命委于我，曰告夫三子者。○于是直承君命之三子以告，三子皆不以討之為可。孔子又言曰：是請止以吾從大夫之後，承君之命，不敢不以此為子告也。而措不敢之心于為大夫之分，而沐浴之精神愈憤矣。

首標陳成子，書論書子，則恒之終于失討可知，這是記者書法。○孔子沐浴而朝，看作撐天撑地的事，便是作春秋之旨。君云借以振魯反小。○兩個不敢不告，有傷然動君及三子意，坐視不言，是敢于无君。三子不可，夫子不敢正，以不敢傷其不可之志。

附解 退結集云：明知其不可，而以坐言存之者，后人之見也。看他沐浴一段情景，明是要天地鬼神式臨此衷。

陳成子弑簡公 陳成子，齊大夫；簡公，齊君。**○孔子沐浴而朝** 沐浴是積誠以感動之意，朝是朝見魯君。**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 陳恒即陳成子，弑其君見旺法所不容。**請討之** 請魯君以兵討其罪。**○公曰告夫三子** 使孔子去告孟孫、叔孫、季孫。**○孔子曰** 出而自言 **以吾從大夫之後** 知君之意，後是孔子嘗為大夫而謙詞也。**不敢不告也** 重在法而必討上。**君曰告夫三子者** 此句是孔子述君之言，欲使三子亦知君令臣共。○擬題請告曰告夫三子者，步得述言語氣，满中須張公當赫然自二語而請征討，反以傳語寄孤臣意。**○之三子告** 之往也，告兼告以陳恒弑君，魯君命討之言。**不可** 不從其請。**孔子曰** 对三子說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有面激三子意。

○擬節題 此題竅全在不可不敢上生發。三子不可，孔子不敢。不可則不討陳恒之身，則隱誅三子之心。不敢不告，見难于隱忍，有凜凜不容之意。作文要得此意方妙。

默啓寡君東鄙使任這遭所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也至于從他肯後面前撚挑侶嘆都是要救這段精神鼓舞得來

子路問事君之道夫子示之曰人臣事君不求君之信吾言只求我之自信此心要在勿欺也則精神所至自可格君有時未格斯犯而諍之亦誠心之不得已也

在勿欺中說犯便完全在犯之上看勿欺便有潙饑双峰曰事君不欺甚难須平日于慎独上寔下工夫衣裹如一方能如此

夫子以造詣別人品曰君子非生而上爲者也小人亦非生而下者也君子不知何如積累而后至于其極是謂上達小人亦不知何如沉溺而后至于其極是謂下達上典下各有无穷境界此漸行漸近彼漸離漸遠可不慎哉

考陳成子弑簡公 陳成子名恒又名常陳完之後也完奔齊改陳為田故陳成子是為田成子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從其父悼公在魯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惮之驟顧諸朝五月壬辰成子殺闞止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弑之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 勿者禁止之詞欺是此心瞞昧見事不待其心皆是

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諍專主言說○擬題須知此心與本心相照方可犯重勿欺犯只常說欺在心曲隱微處看如有所激劇是為名有所顧忌便是為身有所貪恋便是為爵祿必其念頭光明正大可对天地質鬼神信於天下后世方是勿欺由此而犯皆吾忠積之所不得不懦者耳

子曰君子上達 君子是循天理之人上達有漸々上日而進意 **小人下達** 小人是徇人欲之人下達有下流而不可挽回意○擬題須知達者通也君子通上一截於性命精微処日漸

以身心造詣言不以人品言重理初分上當與孟子利善章參看

夫子曰學一也古之學者惟知有己修身繕性為己也即參兩併包何莫非完吾己也今之學者惟知為人正义者未有不謀其利者也明道者未有不計其功者也何怪古今之不相及也哉

為己者于己之身心上着力而事々務寔縱有時計及于人然要之廓然皆備之量則人亦己也為人者于人之观听上着力而事々務名縱有時從己上用功然要之不曾打透得己的關頭則己亦人也

周介生曰為己不是自了漢輔相天地裁成万物只完得本分事合性命経济两路其义方全

衛大夫蘧伯玉使人于孔子此亦神交莫已之怀乎○孔子敬其使者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別后所為何事使者对曰但覺夫子之皇々不自已者欲寡其过而猶若未能也是何其能窺伯玉之心而乃善為之摹寫乎乃使者既出夫子林味之曰是真无愧于使乎是真无愧于使乎夫

悟得高明游于四虚无用之宇上一級有一級的光景層々達去直超脫于无上之表而后已說達上達下便是呆境說上達下達甚活註中理欲二字不宜墳寔兩日字宜玩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 為己只是在身上做工夫有弾精竭力之意必求到寔有所為而后已

今之學者為人 為人只是外面粉飾苟且搪塗可以見知于人斯已矣○擬題聖賢之道可以持身亦可以經世何已何人吾人之學所以修行非所以修名何古何今為己者心日局量念弘為人者心日弛而規模念小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使人是命使來通問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 **曰夫子何為** 夫子指伯玉何為是問近日用心何如○擬題丈夫意氣正不以境地論遐迩惟是操修互对寥廓亦可談心即一介往來不弟以使命伸悃款夫子問以何為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欲是心下要如此寡过是寡其幾微既約之迹正欲於形迹之外放其心○擬題要根為字來

寡徒美使者其于伯玉之心覺有深契者矣
何為之問使者不对其所為而直指其用心是何等識
見欲寡未能不當就伯玉心上模寫須要得旁观揣摩
疑信形容口吻若曰吾視夫子終日以寡过自期其过
之能寡與否吾不敢知第只他求免于过㥶㥶皇皇惟
日不足若欲寡而未能者也如此虚描方得使者形容
口氣使乎使乎此是夫子神遊于伯玉欲寡过之中所
以不勝嘆美之未能二字千古聖賢精神和盤托出正
搔着宣尼痒処嘆使者契伯玉也。

發見得凡為必有銳然嵩成之處而夫子祗見其退
然恍掃古人刀劍戶牖之箴而隨地糾其闕失者攬
其神情而可覩也凡為必有寬然憮志之期而夫子
日增其赧然恍置一身于芒刺氷淵之域而晝夜賁
其旁皇者挹其眉宇而可知也此一句只以一欲字
直說下勿依時說加犹恐二字為妙總欲使自覺其
未能非真未能也若不如此看
則欲寡似自怨未能似自諉

使者出出是退而就舘**子曰**

使乎使乎言其能得伯玉之心真可称使○擬題伯
玉方欲以此心陳於夫子而使者能代陳
之夫子方欲問此心于伯玉而于使者忽問之故不
覺重歎美之是神遊于伯玉欲寡过之中非徒謂使
能傳命乃能傳心兩个使乎之称即夫子回了伯玉
的書。

考蘧伯玉名瑗衛之賢大夫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
默往視之默遠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
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
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
而嘆乃反乎衛主伯玉家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
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於鄭則子
產於衛則蘧伯玉數人而已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之非外寬而內直自娛于隱括之中直已而不
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

曾子說君子事心之學曰隨吾所処為位位一定有也亦
屢迁者也君子无一念敢踰于位之外乃无一念不尽于
位之中所以為君子
不必拈艮卦心之神明固有常舍不逐物而迁是其位
也思者神明之運当思而思思而復于无思是謂思不
出其位其字可玩。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思是心中思慮位是止境
不出是还其无思之体○
凝題要將思字說得透不出位便了然彼懸望于未
來是想而非思即旁役于將迎是意而非思思則參
伍縱橫自有其位以域之位何象神明變化而不離
乎宗者是。

夫子醒人重行曰言非可恥也而君子言之不出慎于其
餘若有恥焉者行豈其过也而君子猛有精進倍為鼓舞
若有过焉者然則其敏事慎言之心何如至哉
恥與过在心上說與敏慎絕不同恥过二字是君子用
力処精神煞甚警策合看為是言何尝可恥曰恥其言
便恥在言先是何等精神行何尝可过曰过其行便过
在行上是何等力量必恥心方激発得过心必过心方
照護得恥心。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是心中羞愧惟恐言
迅必欲行勝乎言○擬題此題不是兩番过字根着
恥字來惟其有恥言之心則行自不得不过ヒ非大
过只是行若有餘意对行不足而言也要把言行互
請方明。

子曰君子之道有三我寔体之乎心无敢自認為力能焉

子曰君子道者三君子即下知仁勇之人道即成德之道**我無能焉**无能
言没有一件做得○擬題聖即夫子地位其自視直
與顯裳无而体又何処道其有能若見以為能便非

君子仁者也仁者不憂其道常泰君子知者也知者不惑
其道常明君子勇者也勇者不惧其道常伸此我所日企
于君子者典○子貢曰夫子之所帰能于君子者正夫子
之所以自道也孰有仁知勇如夫子者哉
夫子寔ゝ自謂未能典中庸立未能一焉不同彼以躬
行言此以心体言仁者知者勇者揔是一君子勿作三
様人不憂不惑不惧揔是心无累勿作貞遇此三句只
将来形已无能隱ゝ含自道光景自道勿作謙詞近説
无能正是化境是夫子既君子以自賓了

子貢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夫子抑之曰賜也意自治有
餘裕而旁務方人其賢也乎哉夫我覺自治之未能則不
暇此矣
方人之事自治有餘或可反照畢竟不是要緊切已事
体賜果有餘而為此乎哉孰知本体内閑ゝ皇ゝ恐
未暇而暇為此也賜果賢乎否也須得微ゝ点醒之意

聖人之道君子兼以為能而故謙処于无能尤非聖人
之心。**仁者不憂**。三者只是一介人不憂是心体順適无累**知者不惑**。不惑是心体洞
徹无疑。**勇者不懼**。不惧是心体浩然常伸 ○**子貢曰**。曉得是自忘其能 **夫**
子自道也。自道是自言心体非言君子之道○提題子貢曰三字要参他乎素聞一貫恭无言
忽聆无能一語恍如聞道恍如見聖遂不覚直指曰
夫子自道也見已能者其能局見无能者其能忘人
之道夫子多不如夫子之自道聖ゝ皆在能中聖ゝ
皆在能外意見无能正是夫子空空本体正是自道
子貢方人。方人是比較人品学問高低意 **子曰賜也賢乎哉**。皆指自治有餘
説乎哉疑詞非寔指為賢○提題此題要知乎哉二
字乃醒之也寔所以愧之也須摹得口氣出来不得
看寔讃賢字照上方
人含下暇字方妙。**夫我則不暇**。不暇以自治不足言見得聖人且不
暇賜獨能暇正所以深抑之也
附解朱子曰学者須思量不暇個甚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不患是不憂患不己知是不知己之學 **患其不**

夫子楊人求完能曰君子學以為己而已謂己誠有能豈
見人之不己知哉惟患己之不能則道術无間性分有歉
由不能以求能而人之知不知无論矣
不患己有能而人不知而惟患己之不能一串下能字
所指者廣

夫子病以発為明也曰世之殚智駆物者自以為賢矣自
我言之不必預逆人之詐我不億度人之不信我抑亦本
心之明自然先覺詐典不信自献其情而莫能逃焉虚而
通炁寂不翳照是為賢乎何以逆億為哉
覺字雖是明意勿以明字代之先字要体認如鑑在此
无物亦未尝不照殆先有照以待物非物至而索照也
賢是活字徒云這纔是好玩抑亦二字言不逆億而倒
会先覺其能覺之妙處含言外若説不逆不億就是先
覺于抑亦二字不貼
項仲展曰不是既不億逆了又有先覺其所以不億不
逆処即是一先覺机炯ゝ如覩

能也。不能是学問不到処○提題馬君常曰求為可知兊是借知以証能此則全以不能自患是直
証本体并掃却求為可知念頭。
子曰不逆詐。逆是欺未至而先意以逆之詐是人欺己 **不億不信**。億是疑未至而
先意以億度之不信是人疑己 **抑亦先覺者**。抑是反語詞先覚是自然曉得那人之我欺我
疑不待于逆億○提題總見聖人欲轉世于覚意但
謂以覚ゝ詐以覚ゝ不信其去逆詐幾何此之謂覚
詐者亦覚不信者亦覚非必我有以覚之而彼自覚
也彼覚其覚而我之覚已透于彼覚之先矣但謂未
詐覚詐未不信覚不信其去逆億又幾何此之為覚
亦无詐可覚亦无不信可覚非必覚何以先之而覚
彼覚自不事我覚也我不事覚而有覚之覚已渾於
先矣。**是賢乎**。賢只是可貴意不作人品看
微生畝謂孔子曰。微生畝是魯武城人事是无攻謂字是直責之詞 **丘何為**
是栖栖者與。丘是呼孔子名栖ゝ是依ゝ貌求親于人 **無乃為佞乎**。無乃与何
為字相照應為佞是做个口給以説人意○提題无
乃為搭佞也此題両佞字相呼與无乃句非直指其

孔子毋固故轍环列国微生畝訊之曰丘何為是栖栖于世而不舍者與无乃飾説以投時而為佞以求合乎〇孔子曰丘嘗悪佞非敢為佞也但慨一世不可與語而絶之則固矣此又丘所疾也使丘而為佞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哉

丘字斷讀乃呼其名而提醒之栖栖如鳥之于木依依不舍佞不止口給全是依阿求合之意曰无乃為非直指其佞益求其栖栖之故而不得也〇佞是最不肖事故曰非敢為疾固是自明其心事非疾敵之固固者拘于仕隱之常而不知变通也只泛指事説亦勿云疾甚人

夫子托驥以論曰驥之所以為驥者德力具焉然驥之称不称其致遠之力而称其調良之德也士亦若此矣

此章要見聖人寓言深意口中直説驥而心中指君子也只就本文字面含此咏嘆尚德不尚力意于言外見之〇亦字與松栢章知字同一感慨

佞謂佞固吾子生平所悪的而今栖栖若此无乃学試為之乎下非敢何見佞者不必栖栖栖栖非為佞若佞何敢嘗試為之作文須識此意〇**孔子曰非敢為佞也**非敢應无乃字**疾固也**疾是悪固是固執不通果于忘世意〇擬題乱循环進数未嘗固行藏变化出処未嘗固佞即循人固即絶俗不佞不固聖人之時

考**微生畝**通志氏族畧云微生氏從今人曰某生也莊苑云微生畝魯武城人沈約註世家云公賓公林以幣逆孔子孔子居衛時適有微生畝之語

子曰驥不稱其力驥是良馬力是能任重致遠**稱其德也**德謂良之德調背熟而易控御良馴服而不蹄齧〇擬題正意只於論驥中隱括為妙若補出便非題意作者須于称字着解則不須補矣

考**驥**荀卿子曰驊騮騹驥纖離騄耳古之良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德是恩恵及人怨是人之仇恨〇擬題要騐如以此怨字為激厲人亦好

或人問於孔子曰以德報人之怨何如蓋有心于市厚矣〇夫子反詰之曰怨以德報則將何以報德不幾于失德怨之平乎〇自我論之以直報怨任理而平施之凡愛憎取舍惟憑公心以不報怨也若德則以之報德可耳是有德而无怨豈為不厚哉

或人有激于世之修怨者而矯之亦厚道也然胸中却有一怨字未消有一報字未化〇何以報德言既以德報怨彼有德于我者將亦以德報則等于怨將欲別于怨則又爭于報〇小怨小德君子俱不為之怨德亡怨是个該怨的了曰以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矣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

夫子嘆賜意曰莫我知也夫君曰夫孰有其知我者〇子貢隨問曰何為其莫知子其不知者安在子曰夫孰有其知我者乎吾覌化自得何怨于天與世相安何尤于人但知下學于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同我者日有進修而自竟有起然之詣方其用力于不覩不聞人固不及知也或其有窺于无声无臭人亦不能知也知我者其天乎夫孰有其知我者乎

文中云才非怨不光氣非怨不沉骨非怨不堅心知胆力非怨不出則嘗吾小喜者蒙我也尋吾小過者成我也怨何可必惟庸人先受怨之根器故每喜人憐不喜人憎惟丈夫有能忍之力量故常死心于知遇亦有時感德于同仇意**何如**是問其報施之可否〇**子曰何以報德**何以是反詰詞是報施不得其平意〇**以直報怨**是愛憎取舍論公道不論私怨〇擬題怨字與仇字不同父母之仇兄弟之仇君之仇此不可不報者論語則遠怨矣怨是用希啓怨而友其怨字皆不得與仇字較惟其止于怨則愛憎取舍〇一以至公而无私以直報之矣近日時文有用及謂人其字及暗影伍員又有用及臥薪嘗胆吞炭漆身等語此皆恨認怨字為仇字也愛憎取舍〇一以至公而不私只在怨字看得明白則直字自明矣直以報怨又之公也而未始非報德以報德又之厚也而亦未始非又**以德報德**是公道中再加厚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莫我知是无人知我一腔心事〇**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何為猶云何故有欲仰之共證意〇擬題莫我知搭莫知子句莫我知者非言人不我知也言反覌之我何処可以当人之知其與莫偏

知非名譽。是心相默契之謂。莫我知。是心下自有独知之契。在没人暁得。便含下不怨天一段意思。勿似不平之歎。○何為発云何故。特説何所作為。非從來不怨一句。做並閑語看。其寔夫子説已學脉。折頭從天人説起。豈是无謂。學以合天。何曾怨天。學以尽人。何曾尤人。不怨不尤。正是圣人之學。尽道于天人之間処。下學上達只虚々説。謂下斈人事。上達天理。便覺根迹。道竟精神全在此。此句知我者其天乎。非眞有天可知。亦只発其莫知之意而已。時説與天為一。與天默契。並諸絶非圣吻。

附解 艾千子曰。夫子一生。只是下學而人莫知。此與若圣與仁。吾有知乎二節同意。註反已二字。是就躬行日用寔際説。今曰圣學只一自修。若云反已。徒有計較天人之想。是將反已対求人看。認註太浅。謬一也。註无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若將下學二字作中庸一字看。対玄遠過高一並學説。今曰圣人潜修之學。无與于人。而人不知。是將下學對耳目聞見一並學説。又看書太浅。謬二也。註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玩他味其語意。四字則知註不是作寔解也。今略之曰。圣人但言人不知而已。何嘗言已與天為一。嗟乎。註意何嘗不是。如此説。而待今言乎。其致則又誤認註天独知三字。太深謬三也。

子路仕季氏。公伯寮乃愬其行于季孫。將以沮其見用也。子服景伯以告夫子曰。謗言惑人。吾夫子季孫之志。固有疑于寮之言矣。然吾之权力。尚可以誅寮。陳其尸于市朝。示蔽賢者衆顯戮也。○子曰。世之治乱。由于道之通塞。所于命。道之逢世而將行也。與命也。道之悖世而將廢也。與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公伯寮雖善謗。亦人耳。其如命何哉。吾人但求為道中之人。而天下固皆為命中之人也歟。只就子路説。勿云愬子路所以沮孔子。吾力是為大夫有权力。○道之行廢泛説。看一將字。言道正廢者。或將行。正行者。或將廢。都有命主宰。非人所能為。命字屬国家否泰之運。不属孔子子路。公伯寮其命何。不以與廢之权帰之讒人。正以息小人焰也。

而知我。分明以闇然之旨。打惺子貢也。子貢之問。非疑其莫知。正欲得夫子莫知之故。此題全在虚中作歎神。全在虚中作疑义。

子曰不怨天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尤人**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心中打得乾浄无些怨尤之累。即此是學寔々落々在日用常行上做工夫。此中自有融会貫通之妙。便是上達。○擬題似覚云學下而達上。乃云下學而上達。蓋道理分不得上下。特其學処見為下。而達処見為上耳。未達処皆下。随學処即上。若其未達。必于下処未學也。**知我者其天乎**知心唯一天。方見人莫我知之意。○擬題似我其天重嘆人之不知耳。他云惟天方知我耳。作文須云我初未嘗求知于天。弟欲向人求觧不得。則或者惟有天在耳。天亦未嘗有知于我。弟竟仰焉不愧于天。則或者惟有天之知在耳。莫我知也夫。还顧我學。不几為絶學哉。時作横將天学添涅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公伯寮是魯人。事寔无考。愬是毀謗。季孫即季氏。**子服景伯以告曰**子服景伯魯大夫。告是告於孔子。**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夫子指季孫。惑志。公伯寮言季氏之心為公伯寮之言所惑。**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力是权力。猶是尚。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有罪陳尸于朝。以下陳尸于市。○**子曰道之將行也與**道將行自人有川我之机言**命也**指氣数○○之通説**道之將廢也與**此句泛説。勿指寮愬。**命也**指氣数之塞説。**公伯寮其如命何**有〔?〕作遵命意

考 **子服景伯**名何。懿伯回子也。十三年哀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人將以公見晋侯。景伯对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吴。有豊于晋。无不及焉。以為伯也。今以寡君見晋君。則晋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后于魯矣。遂因以还及戸牖。謂太宰嚭曰。魯將有事于上帝先王。若不会。祝宗將曰。吴寔然。太宰嚭言于吴王曰。无損于魯。而祗為名。不如帰之。乃帰景伯。子貢聞之。見于

夫子為世危曰処今之日而有不以風節自持者能之哉其在去有德者已自為之避尽一世○即或不至如是之甚其次亦避危乱之地○其次亦避夫怠惰之色○其次亦避夫不合之言追下時而成其高歴数之而激哉矣

曰賢使是擬天揭地之志量非独善其身之隠士辟世亦不待乱極如天之将夜決其必晦便将起身○辟地誼乱国治邦只就吾身已到未到想像之非真有个治邪○辟色如衛霊公仰視蜚雁而孔子遂行是也○辟言典君議論不合言字適人君若作君不用吾言下辟字難通

夫子有憂世怜才之思曰事有必不可以相継而爽者如今追而数之其作起于斯世者蓋已有七人之多矣斯人亦独何心而忍于再為之

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隠之傷言好人去了様多怎生好

子路従夫子周流四方偶宿于石門之地時有掌晨啓門者問曰子從何而来乎此子路以寔対曰吾学于孔氏従孔氏之門而来也晨門一聞其為孔氏遂曰子所謂孔氏者是已知天下之不可為乃奔走于斉魯宋衛之郊依欲栖栖而為之者與蓋聖人視天下无不可為之時也

晨門一向知天下忽然聞得不覚驚詫然聖人不忍忘世意思却被他覷破亦是驚人之眼

此見聖人済世之心无已也子撃磬于衛適有担荷草蕢而过于孔氏之門者曰是尚乃有心思于世哉斯人之撃磬乎輕重疾徐之間抑何其動人乎○既而再听焉乃経焉曰鄙陋哉斯人之硜硜而専確乎夫士亦為知已用耳莫已知也斯止而已矣深則以衣渉水而厉浅則掲衣渉水而過斯言豈其未聞乎可止不止何其不達浅深之宜也○子聞之而曰信乎斯已之即已而果決哉亦甚容易而末之難矣可已不已吾正欲為其難者耳

撃磬亦是偶然但心存憂世者聲声亦寓悽惨之調故驟然听之不覚聳動有心但道他有些心事还不知為甚麼及傾听一回方知端的乃是為用世故既而訊之

孔子曰子服子之子拙于説矣以寔獲因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寔是听者之敝非説者之拙也

子曰賢者辟世 賢者是不忘天下之人此二字貫下辟世是隠居待天下之清 **○其次辟地** 次是又等之意辟地是去乱国適治邦 **○其次辟色** 因礼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因言之言論與我不合而去○避顔不忍忘世者是人者與逸民不同者字總貫世地色言四者雖有四而辟則一○註引伯夷太公観其盍帰乎来可見辟世不是沮溺絶人辟世矣通作相時而仕否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與辟異彼乃廻避此則奮発決去宏意人世也七人言其多也○擬顔其人可数便覚不允豈如今之従政者何足筭也

子路宿於石門 宿是止歇石門是道路之関名 **晨門曰奚自** 晨門是掌晨啓門之官蓋賢而隠於抱関者自従也奚自問其従何地而来 **子路曰自孔氏** 言已是従遊孔氏而来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是知其不可而為謂知世不可有為猶欲出而救世也

石門 或以在斉北盧県故城西南済水之門 **晨門** 高士傲晨門守者辟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隠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

子撃磬於衛 磬是石磬偶在衛而撃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荷蕢是担荷草器过孔氏之門是経孔氏之所寓処 **曰有心哉撃磬乎** 有心是有心於天下指撃磬説 **○既而曰** 既而是又轉一語○擬題有心哉指至既而曰荷蕢始也有心之説似乎知夫子矣不意退而后言有水竟之非鍋心知耳 **鄙哉硜硜乎** 鄙哉是嫌人之心鄙陋硜硜如小石拏確不知轉後 **莫已知也** 莫已知是嫌人莫我知 **斯已而已矣** 上已字是止也憂世之心下已字是罷了 **深則厲** 厲是水深処以衣渉之 **浅則掲** 掲是水浅処掲衣渉之 **○子曰果哉** 果是果于忘世 **末之難矣** 言其心也不難○

歸哉是陋其識之不逮矣乜是從聲音中所出他坚確的意思言月心専于用也斯已已字佐言罷了莫坚执其心也引詩只借作自家語不必添詩云深厉浅揭只要他斟酌當止即止只作一冷語不應說尽○果哉者一刀兩段撇手得快是就所云斯已而已句断之末之難矣亦是轉語言如此亦何難但我自不忍為耳又自白心事不重諷荷蕢上亦勿說為之难

子張問曰書詞有云高宗居丧行諒陰之礼三年不言而无命令夫不言而至于三年臣下安所禀令而万几何所裁決不知人君何謂而得三年不言也○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君皆然主君既薨之后百官即總摂己職以听命令于冢宰三年君雖不言代之言者有冢宰在古之子孝而臣忠相與以有成也固如是夫

諒古作梁陰作闇丧庐名反当阴以明之意○摠己百官自摂己職摠訓摂不敢放縦之意有可以皆其政而同得以自致其情則于道兩得矣

擬題全要得夫子不忍忘世意見得依依然以為逸嗟吾今日耦耕而已逸矣明日群鳥獸而已逸矣而吾弗忍也聞天子之庭擯通人之跡而不聞碩人之澗捍隱士之跡也聞明良之遇需杰士之求而不聞泉石之緣傾闍人之詩也然而須还念也須如此然方得圣人面目

考荷蕢 尚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乱不仕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厲** 爾雅云以衣涉水為厲証衣謂禅衣章懐太子注曰由帯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

子張曰書云 書云是商書之篇云 **高宗諒陰** 高宗是商王諒陰天子居丧之名 **三年不言** 不言是不発号令 **何謂也** 何謂問得所以不言之故 **○子曰何必高宗** 何必独高宗不但 **古之人皆然** 古之人凡高宗以前的君皆然指三年不言 **君薨** 君即上古人君薨是天子之死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百官兼王同諸侯總己是總摂己職冢宰是太宰言凡大小的事一一听之冢宰三年

陳氏子曰須知哀慕之情最足以感起君之善心以差治天下尤新君之第一义冢宰之听所以曲成君不言之孝耳

夫子重礼教曰在上者有使民之权者也使民者不但驅令約束而以礼而且好礼礼者天澤之所以办好者有先之所以愉則民自生其共而易于使也可徒曰事使者不易之分哉

好礼非為使民而民自陶于礼也然亦須上之人寔有一段真精神不然格套豈得係事

子路問為君子之道乃馳鶩遠而貶行踈乎夫子告之曰圣夫子術不外一己惟存其常惺法一敬尽之矣子路必之曰君子之道僅修己以敬乎疑其限于己也夫子曰修

考高宗 名武丁小乙子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風武丁夜夢得圣人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說于傅岩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岩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圣人奉以為相殷国大治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雅先格王正厥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衰更興而朝者七国

子曰上好禮 上字泛就為政者言礼字包得廣凡自一身起度以及處政品節皆是 **則民易使也** 易使是如此分所当為而易於制馭不是役使○擬題諦好字全在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下一体如身使臂臂使指故曰易使之旨約束之謂非役使也

子路問君子 問君子是問君子之道何如 **子曰修己以敬** 修己是修身人欲之私使不蔽于己故是戒慎意 **曰如斯而已乎** 如斯指修己以敬言已乎有不足

已以敬則不斯人而安綏之易易矣題修己即所以安人也子路又疑之曰君子之道又如斯修己以安人已乎益意疑其限于人也夫子曰修己以敬則尽百姓而皆陶之无难矣是修己即所以安百姓也然修己以安百姓雖以尭舜之圣其心犹以為病不敢自以為果安也夫以尭舜之难尽者而顾謂其不足以尽君子耶

修有二必天真虧損則修補之氣質有餘則修治之敬是修的方法故曰以敬要在修己二字着神莫作以敬修己安人安百姓是修己之全功不是效驗亦不須推致一以字最喫紧言即以此修己者安之更无别法

尭舜犹病非謂百姓犹有未安正極言修己之难也病在心之說案上說

原壤放于礼法之外者見孔子而更踞其足以待子責之曰尔幼即往放而不遜順以弟于長及長犹然如故而无所称述于世焉及今垂老而尚盗氣自不至于死徒為一世贼害之人因以所曳之杖叩擊其足之脛其儆之者至矣

君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只是上意安是处置得所人对己言己独也人則衆矣曰如斯而已乎如斯指安人言已乎犹看纔小意○擬題如斯而已搭下如斯而已此纔一則曰如斯而已若君子之思因敬修咈焉再则曰如斯而已若修敬之懷雖安彌深皆未竟之思也曰修己以安百姓百姓是尽天下之人○擬題此題何以要安百姓不是安人要是以安百姓不是百姓安要是修己以安天下接語不是修己以敬上接語除却安百姓无所以修己尭舜犹病正是証脚修己以安百姓此句是过脉尭舜其犹病諸尭舜是大圣人犹字作尚字看病犹歉也諸疑辞也

原壤夷俟原壤孔子故人夷蹲踞俟是待子曰幼而不孫弟幼是年幼不孫弟不尽弟道長而無述焉長是年長无述是无善行可称述老而不死老死犹休也至老尚不肯休也心犹不肯休息是為賊賊指其害礼法為世之害以杖叩其脛是杖夫子所曳之杖叩有儆之使斉意脛是足骨

夷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如此夫子既責其既往又儆其將来長无述根幼不孫来老而不死又撤承上二句言以不孫无述之人而久延于世以杖叩脛者彼以形骸為委蛻故叩之使覺亦以伸行其欽誨也

闕党有童子者孔子使之将命或問之曰此将命之童子必孝有進益者與而故為是危與之與○子曰礼童子隅坐吾見其居于長者之位也童子隨行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能求益者也直欲速成人之列者也吾今背之以是而成庶几其有以益之也乎

學者氣不相下只是病根夫子使童子將命令是消其客氣小學灑洒應对正此意益者與是疑童子已媚于礼有進益的故重用之非求益者也正說他不媚于礼処原其先謙下之心不是求益的人

考原壤閒文王弟十六子原伯之后孔子之故人也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过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闕党童子將命闕党地名將命傳賓主之命○擬題以杖叩脛將將命此題以礼字作主即之者謂其失礼將命者使之習礼蓋礼教之大所以命老幼而共能于己節之物作玄須会此意勝絡方得或問之曰益者與益進益者指童子與疑詞○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居位居先生之位二其字俱指童子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先生是長者非師也並行是同列而行非求益者也學進益不能求欲速成者也速欲跻於成人之

下論十巻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